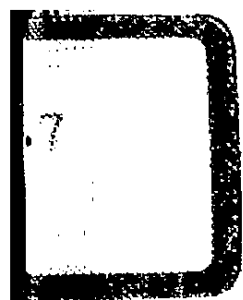


胡愈之譯  
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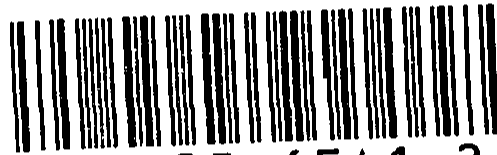




815.7  
221

# 星 火

胡愈之譯  
*W.H.*



3 0405 6541 2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28



206567

## 目 次

失去的晚間·····	保加利亞	跋 佐 夫 作 (1)
郵局長的信·····	匈 牙 利	Julio Krudy 作 (13)
鐘·····	法 國	萊 美 德 爾 作 (23)
海上·····	西 班 牙	伊 卜 涅 茲 作 (37)
海的墳墓·····	荷 蘭	Blokhuizen 作 (55)
在別一世界裏·····	保加利亞	Elin Pelin 作 (61)
踐踏在麵包上的女孩子·····	丹 麥	安 徒 生 作 (73)
亞谷和人類的故事·····	俄 國	E. Zognil 作 (81)
他們又用那絞樁了·····	猶 太	I. L. Perec 作 (115)
幸福·····	猶 太	民 間 故 事 (121)
列寧和俄皇的故事·····	蘇 聯	賽 甫 里 娜 作 (129)
消極抵抗·····	俄 國	Maxim Gorky 作 (143)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捷 克	察 赫 作 (155)
‘她愛我嗎?’·····	波 蘭	卜 魯 斯 作 (169)
甲突斯台·····	土 耳 其	美 列 克 女 士 作 (175)
時鐘·····	德 國	里 鏈 克 淪 作 (181)
伯爵的襪子·····	匈 牙 利	Eugen Heltai 作 (185)
謎的書·····	保加利亞	賴 諾 甫 作 (191)
人類的運命書·····	德 國	Paul Mubsam 作 (197)
星火·····	俄 國	V. Korolenko 作 (211)
後記·····	愈	之 (215)

# 失去的晚間

——保加利亞跋佐夫

雖然已經九點鐘過了，在畢什戲院裏演劇却還沒開場哩。遲演的緣故是因為座客還太少。總共不過七八個人，而且一大半是坐在邊廂裏的，坐在第一排的只有一個軍官帶着他的妻子和小孩，還有一個市民——他獨自坐在台前靠近火爐的那個座位。

燈火還沒有放亮；半明不滅的光燄照着廣濶

的戲台和台上襤褸破舊的裝飾，越顯得荒涼而且悲哀。冷風從戲台側廂，從台頂通風處一陣一陣的吹來，前面的客座却也同樣的浸在薄暗的愁霧裏。總之這戲台和客座都教人引出一種難以言說的倦怠和愁情。繆瑟(Musset)說：“Triste comme la porte d'une prison”（譯言“像監獄門口那樣的悲感”）如果有人說：“像空虛的戲院客座那樣的悲感，”那也許是同樣的愜當罷……在戲台的出入口，一羣男女伶人攢動着——女的都裹着毛皮的外套；他們都高聲的談着笑着；但這顯見得是想借此增長些勇氣，因為他們每次掉轉頭來瞧見那空洞的客座的時候，總是很不安寧的樣子，而且總是互相耳語着。

戲院的主任蘇特拉斯頓先生這邊那邊的才寸着向僕人發了許多無聊的命令。每次門推開的時候，他便不自主地掉轉頭去，看那來的可是看客不是，於是他失望了：進門來的不是戲院裏的職員，便是維持秩序的警察，再不然便是些好事的人們，他們探進頭來，望着那空虛的客座，登時便又走出

去了。這一位身材矮小，面貌平常，着一件有破洞的短背心的主任先生，此刻雖然侷促不安的走着聽着，但在每次戲劇上演的時候，他却比那幹着戀愛的冒險的Jupiter（羅馬大神）更會得變化哩：他是個戲院主任，又兼樂隊的指揮；在演跳繩戲的時候，他扮走繩的技師，在演滑稽劇的時候，他又耍扮一個丑角；在後台佈景的時候，他當作僕役，在演默戲的時候，他又是一個候爵或者是一個強盜。

蘇特拉斯頓先生向着坐在台上套間裏的樂隊打了個手勢。於是他們奏起樂來了，聲調又悲哀，又嗚咽，和下葬時所奏的一般，過了不久，仍又靜寂了。樂師們起首忿忿的：要把樂器放進篋子裏。於是蘇特拉斯頓奔到台上去，經過許多熱烈的爭辯，又夾着一陣的磨拳擦掌的聲音，才算把他們平服了。

倦怠，悲感和寒冷在客座裏漸漸地增加起來，只有看客卻不見增加。到了十點鐘的時候還只有十一個客人。失望的悲感在伶人的臉上顯露出來；那些站在戲台出入口的已聽不到在講什麼話了，

他們沒有聲息，也沒有動作。薄暗的燈光在倦怠上頭添放了許多的倦怠。蘇特拉斯頓照舊在客座裏，在戲台上，片刻不停的走着，而且發了許多無目的的命令。他大概願意遵守一句俗語：“雖沒有利益，你也應該工作罷，雖沒有利益你也不可立着罷！”

那軍官是一個軀幹偉大的先生，生着圓的，紅頰的，滿足的臉盤和黑的髭鬚。他看了看他的金錶便說道：“過了十一點一刻了”才後他掉轉頭來，又向隣座的那人說道：

“我們來了三個晚上了，每次總是一樣的歷史：看客沒有，他們把錢還了客人。這可不是笑話嗎？要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會把孩子們從遠路拖帶到這裡了。”

“你爲什麼不到倍色達戲院（Slavjanska Beseda）裏去呢？在那邊據別人說，是斷不會有這種不快的事情的。”

“那邊我是去過幾次的，但是有時我却也想到這裡來。”

“大概是想換換花樣罷……”



軍官搖着頭，表示否認的樣子。

“你不愛看那邊的戲嗎？”

“說那邊的戲演得不好，那我可不能，”那軍官起首說，一面他又把外套的前裾解開來。“那邊的伶人做工却是不錯……但是——我怎樣對你說呢？——他們所演的東西我委實不大喜歡……”

“你是說那劇本不是？”

“是呀；那劇本……我也不是說那劇本不好……那些劇本呢，倒是編得很好的……但是他們爲什麼定要排演那一類的戲劇呢，你看了那類的戲劇，出了戲院之後宛如生病一般，神經受了傷了，在夜裏你也休想睡得着了。……我並不是膽怯的，我的性格倒也不是十分脆弱的。——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戰爭的時候，可怕的事情我什麼都見過，我却是鎮定得很——但是在戲院裏我見了些不快的背景和可怕的演劇，我就不能安坐了。……在這一冬我去看了五次的保加利亞的演劇，你想想看，這是怎麼一會事：殺人呵，自殺呵，流血呵，失望呵，癡狂呵，服毒呵，每次都一樣的，有一次

甚至把那盛着死人的棺材擲到戲台上面，那死人也居然和真的死人一個模樣！他們不過沒有把茴香燃着罷了(1)那劇本是叫‘Klavigo’那一夜裏，在場的看客誰不發顫呢？……那種的演劇既不好而又是不人道的……那種演劇的結果是只有使看客神經錯亂罷了……看客可不是爲了要求神經錯亂才跑進戲院來的。……而且那劇本的著者還是歌德。這該怎麼說呢？我只好說，歌德的劇本是壞的，就算這是天才的作品，但在戲台上面開演起來却實在是壞的！——在我們的生活裏即使沒有這個，也已充滿了憂患，悲戚和可咀咒的東西了。……文學是應該描寫人生的，因爲有人相信文學可以再現人生。但在劇場上却可不必把真實的醜惡的生活指示給我們了。你想，我們離去了市街，離去了愁苦的現實生活，想在劇院裏去找尋安寧，去找尋娛樂，——如果你願意，我可以這麼說——我們到那邊是求我們的靈魂達於恬靜明析的境地，而他們給我們看的，却是殺戮，失望，盛死人的棺材和喪葬的器具！這是何等可怕而且使人病狂

的印象啊！有一天，有三四十輛的喪車經過我的窗前，我曾得到了同樣的感想！……現在，在戲台上却拿這種東西來娛樂，究竟是娛樂不是呢？今天晚上聽說倍色達戲院裏又演着一本戲劇，裏面有一個人是被殺死的，有一個是癡狂了的。……”

“是叫‘Ivanku’嗎？”

“不是，叫‘Ruska’<sup>(2)</sup>如今，這是我挑選畢什戲院的緣故了。在這里唱做是粗魯的，質朴的，可是調侃，打嘴巴，種種的滑稽戲，會引得你笑。而在我看來，笑便是健康：我們應當使我們保加利亞人常笑，他們才會變成了更好的人……如果我是個教育總長，我一定拿錢津貼這貧苦的蘇特拉斯頓，因為他能夠使我們發笑，不像倍色達是只能夠使我們害怕。……”

“這是趣味的不同，”那市民毫不關心的插嘴說：“哈！還只加上了兩個看客哩！”

同時一個僕人在戲台上出現，他起首放亮了台前的兩盞燈兒，於是周圍都放射着快活光亮了。

“好呀，好個勇敢的蘇特拉斯頓呀；……”那軍官嚷道。“在二十四個看客的前面，他決定開演戲劇了：真有勇氣呵！”

蘇特拉斯頓在台上出現了。他著着一件清潔的黑色的大禮服，沒有著那襤褸的背心。他走近了台前，向空着的客座裏，低聲的說：

“諸位先生，今天晚上暫停演劇。請諸位格外原諒，戲資請各自向櫃上去收回。”

末後的幾個字，在喉嚨裏咽住了，幾乎聽不出是說什麼。

“這是說不過去的，先生！”那軍官想不到是這樣的，所以忿忿地嚷着。“我上了你們的當，現在是第三次了！……你們先貼了廣告，隨後又驅逐客人，這是怎麼說？”

“沒有人哩，你沒看見嗎？”那不幸的戲院主人帶着抱歉的口氣，低聲的說，他這時因為惶惑着，變了更加矮小而且更加悲感了。

那軍官，他的家族和那市民一同從客座裏走出，在賣票的櫃前停下來，那賣票員——是一個女

子，就是著着玫瑰色的襯衣在繩索上跳舞的那個美貌的姑娘——把票價從新付還給看客，她的手抖顫着，眼淚恍惚已在她的眼角裏晶瑩了。

那市民在軍官的身旁扯了一下，把粘在木牌上的即晚演戲的廣告指點給他看——他注意看着廣告上面的幾行字，這幾行字比別的幾行略小些，所以他們在先都沒有看到。

這幾行字真離奇的很，真是難以使人相信的。在全世界裏大約也不會再有和這個同樣的廣告了：

“我們敬求諸位先生，爲着同情心和人道主義，今天晚上來看我們的演戲，因爲我和我的家族都快要餓死了。”(3)

這一個可怕的廣告，顯見得因爲說得太過分了所以不生什麼効力。但是一種窘迫的境況却已在這裏證明了。

他們各自面對面地神秘地覷着。

那軍官遮住他的前額！

“在這里，這里便是一齣悲劇，一齣活現的悲

劇哩……可憎惡的人生呵！”

於是他們出去了，向那櫃上連瞧也不瞧。

(1) 保加利亞風俗，人死後則燃尚香於屍旁。

——譯者註

(2) 此係跋佐夫自己所作劇本。——譯者註

(3) 此係實事。——著者原註

伊凡跋佐夫 (Ivan Vazov) 是近代保加利亞最偉大的詩人及小說家，一八五〇年生，他的家鄉是在巴爾幹半島南部的一個小城市，叫索帕脫 (Sopot)。從故鄉的小學校裏出來之後，他到了 Karlovo，又到了 Plovdiv 那時他的祖國還在土耳其政府的威壓底下，所以他在自由羅馬尼亞，居住了多年。直到一八七六年四月，保加利亞人大叛亂時才回到本國。後來革命失敗，重又到羅馬尼亞去。保加利亞獨立以後，跋佐夫才又回來，在首都莎非亞住下。一九二〇年死。

跋佐夫是被稱爲保加利亞的國民詩人。他對於保國國民文學的建立，盡力最多；保加利亞之有跋佐夫，亦猶俄國之有普希金，德國之有歌德西費爾。從他的詩歌看來，

他是個抒情詩人。但在一方面他又是個偉大的散文家，而以歷史小說為最著名：羈轡之下，(Suq la jugo)伊凡亞歷山大，(Ivan Aleksandr) 斯惠吐西拉夫。脫脫爾(Svestoslav Tertor)是他的傑作了，其中羈轡之下，更是一部國際知名偉大作品。

在戲劇方面該伊夫：沒什麼重大的貢獻，雖然他的幾部歷史劇在保加利亞也頗興動一時。

這一篇是從 At. D. Atanasov 的世界語保加利亞小說集重譯的，原題叫“Per Jita Vesp no.”





# 郵局長的信

——匈牙利 Julio Krudy

在去年，我到外邊閒遊，偶然到了一個小村落裏。那個村落是在一條湍急的小溪旁邊，四面都是些高山峻嶺，離開那村落好些遠才有鐵道和市街。郵件每兩天中間只來往一次；而且有好多次，那村裏的小郵車竟是載了空郵袋回來：原來那村裏的居民和外面的世界是很少往來的。闔村裏通信最多的——據那老郵局長說——只有那一位當小學

教員的大姑娘；可是她也不過每禮拜一次，把畫謎答案寄到一家圖畫雜誌裏去罷了。

‘但也不是時常如此的，’那村裏的郵局長說。那郵局長是有了年紀的人，戴着一面大而圓的眼鏡，在他的光禿的頭頂，戴了一頂摺疊的小帽，嚙着一支長烟筒，凡在鄉村裏的老年的郵局長，差不多都是這一個模樣的。在我想來，鄉村郵局長這一個差使，實在是不容易幹，至少要有一些耐性才行；因為這個職分太平庸，單調，沒有升騰的希望，一幹了這事，好像終生終世，再不會有什麼意外的變化了。任憑你有多大的熱情，幻想，野心，一當了鄉村裏的郵局長，便不能有所作為，所有的只是偶然被好奇心衝動，把村民的往來信札，偷看一會罷了。但在村民的信件裏，可以發見的秘密也很少，只有我們那位老郵局長曾經發見了一個秘密，而且爲了這件事情很悲傷。據他說是村裏那個當小學教員的大姑娘，揀中了一個棕色臉龐的短髭髮的少年情人，和他時常通信。但是後來，那少年情人另外和一個列伐地方的教師的女兒，一個紅臉

龐的，——臉上的雀斑比火雞的卵上的斑點還多的——小姑娘結婚了……

我正想把上面那一段故事尋問一個底細，那老郵局長便悄悄地聳一聳肩胛。低聲說道：

“這件事情我知道的很詳細，但是說出來真是不應該的，

到了晚上，我們正坐在郵局辦公室吸煙。壁上掛着一張郵務通告單，紙色發黃，好像是要睡眠了，地上丟着一只郵差的手提包，也像是要休息的樣子。這時有人在遮上綠色門吊的大門的玻璃上輕輕叩着。

“已經過了辦公時間哩，”那老郵局長倨傲地嚷着。他口上雖這樣說着，身子却已從舊報紙墊着的安樂椅上站了起來，靠近門旁。他把門帘掀起：

“阿，原來是玳娜小姐，”他喃喃地說着，便把門開了。

立在門限上的是一個金色頭髮，溫柔臉龐，但已韶華半老的女子。從她那半主婦式的服裝，那繫在胸前的圍裙，那披在肩頭的花邊，尤其當她注視

到我——一個異鄉人——時，從她那羞怯而好奇的目光，我就立刻猜想她是那位當小學教員的大姑娘了。她在門限上立着，遲疑了好久，後來，幸虧那老郵局長很和氣地說着“阿，阿，”她才鼓動了勇氣，從圍裙底下，取出一封嚴密封固的信來。

“我親自來投這信，因為我沒有郵票了。”她很嬌羞的樣子，忽忽地說完了話，就忽忽地走了。

郵局長故意戲謔地嚷道：

“那麼，買郵票的錢呢，珂娜姑娘？”

但是那女孩子已走得很遠，聽不見郵局長的話了。

那老頭子便把郵票粘上，很細心地蓋好了郵戳，隨後照着信面喃喃地說：

“鄉間的郵局只好由他們欠賬，要不然就沒有人寄信了。阿，原來又是給約翰·俞赫茲的。這位大姑娘，真是發了瘋了！對一個已婚的男子她還想求些什麼？但這倒是真的：除了他以外，她還能和誰通信啊？”

他從新坐在安樂椅上，把那封信夾在手指中

間，戴着眼鏡細細的照。

“先生，這倒是一封悲傷的信呢。熱淚已經把信面上的好幾個字沾溼了；在這信裏，委實是含着可憐的被棄的女子的無限酸辛哩。這癡情的女子一向把約翰·俞赫茲當作她的上帝，她的救主，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雖然，我已經說過，約翰·俞赫茲早已娶了妻子。

“那麼，那位姑娘爲什麼還和他通信呢？”

那老郵局長嘆息了一會說道：

“這是因爲你沒有了解人生罷。我們郵務員却還能了解一點。即使約翰·俞赫茲死了，被埋葬在地下了，她還是要和他通信直到了好久才止，因爲沒有約翰·俞赫茲，我們的那位姑娘是再也活不成的了。”

那老郵局長又裝上了一筒煙，他的神氣越加悲傷了，說話的聲音漸漸的低了，變成了哀憐了。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是在都市裏住過的，我相識了許多都市裏的女孩子。那些女孩子全然是兩樣的，和鄉間的女孩子，絕不相同。要是今天

他們和一個相識的男子斷絕了音信，明天他們就會把寫給第一個男子的信，照樣抄下了去寄給另一個男子。因為凡是情書，永遠是這樣的一種老調子，親愛的先生，這個我是熟悉的，因為我讀過了不少的情書。當年輕的時候，那時候的郵政和現今不一樣。對於形跡可疑的信件，郵局有權可以拆閱檢查的……所以我說，我見過了許多情書，全是一個模樣的，和樹上的許多葉片一樣。只有一個差異點，就是從寄信人手中寫出來的愛情，有的是正在活着的，有的是已經垂死了。而且每封情書裏，不知有多少謊話，你真是連想也想不到的罷！有了所愛的人，比無論誰都更會說謊。日光呀，月光呀，鳥語呀，花香呀，每封情書裏都有這麼一類的詞調。凡是人，在少年時候沒寫過情書的，決不會知道什麼是幸福，或者什麼是不幸。一封所愛的人的來信寄到了時，那老郵局長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了。但要是那封信耽擱了幾天，世界彷彿就被黑雲籠罩着了。至於這一類的信，要是偶然在郵筒裏失掉了，就不免演出一場大悲劇，這更不必說，總之，郵

局對於情人們的信，要特別當心才是啊！”

那老郵局長對着那張黃色的郵政寄費單，噴出了一大口的煙氣，那張寄費單因為牠的主人談了這麼久，也彷彿是在發症的樣子。

“這些無可救藥的情人，倒是我們郵局裏的最好的主顧——我們那位玳娜姑娘便是其中的一個。但是，郵票以及我們的收信遞信的工作，委實是白糟塌了。約翰·愈赫茲。永不會變成我們那位姑娘的丈夫了，雖然至今她還老是寫信給他。這是真的，眼前她寫去的信已不像從前那麼多了，可是她究竟還在寫着呢。有十年了，先生：十年的愛情不算是短促了，在這十年當中，他們全虧了書信，相互安慰着，相互幻想未來的幸福。每封信都是從我手裏過的。他們的思緒，夢想，感嘆，我都知道了。他們倆寫好了情書，有的時候，我還替她們修改哩；因為，說一句不誇口的話，我是懂一點詞章學的。要是我見了他們的信裏，有過分熱狂的話，我就偷偷地把這些句子塗抹了。老年人的頭腦總得比年輕人更明白些。我竭力想打斷他們的情絲，

先生，我犧牲了名譽，用盡了方法去打斷他們的念頭，可是不相干，那兩個不幸的人還是被情網絆住了。他們相互愛着，直到愛情變成了苦痛……因為，先生，雖然是個年老的郵局長，有時也不免被情所動呢。”

時老郵局長低頭沉思着過去的事情，在他的周圍屋子裏的一切，連那壁上的郵務通告單以及丟在地上的郵差用的手提包，也彷彿都在沉思了。好久，他才又接着，出神地低聲地說：

“那女孩子自然是更加不幸呢，因為她爲了戀愛，把全生命都犧牲了。

“鄉村的女孩子，和都市裏的是不同的，假如她們是愛上了。尤其是那些被人家遺棄的孤兒，他們，有時除愛上了一個人以外，要想再愛第二個就不能。

“這一些女子，便只好抱怨一世，直到了衰萎，直到了死亡……我是個老年的郵局長，但見了他們兩人初次的通信，尚不免搖頭。有幾回，我爲了這些信，晚上甚至會睡不着覺，雖然我的年紀呢，



已經在五十和六十的中間了。

“在這一樁戀愛事件的中間忽然來了一個霹靂。約翰·俞赫茲，來了一封信給珂娜姑娘，說他要和那個‘火鷄蛋’結婚，因為結了婚他可以得一個位置……我偷看那信後，想了許久，那信還是送給珂娜姑娘好呢，還是不送去的好。那一封信，一定是比毒藥還毒，會把她毒死了。我就顧不得我的職分，把那信擅自沒收了。”

“那麼，難道到現在，珂娜姑娘還沒知道她所愛的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嗎？因為她還在寫信給他，所以我推想到這個。”

那老郵局長悲哀地微笑了：

“是啊，她還寫着信呢，但是這封信也只好安放在這裏，安放在這抽屜裏，和珂娜姑娘的別的未寄出的許多信，都放在一塊。”

“那麼，回信怎麼辦呢？”

“回信是我寫的，照例是如此。我用了約翰·俞赫茲的名義寫了許多回信，而且在這些回信裏，我用盡方法想打斷她的念頭……可是不中用……我自

己也時常覺着彷彿被情網牽住了似的。我委實是不忍由着這女孩子被毀了。”

那老頭子這才說完了話，他就把珂娜姑娘剛才親自投來的信，原封不動地塞在抽屜裏。

“這些信你連看都不看一看嗎？”我問。

“爲什麼？”那老年人微笑着說：“信裏面說些什麼，我都知道了。夜裏，我就寫回信。我要打斷她的念頭，先生，我時常想打斷她的念頭呢。”

第二天，我便離開了那小村落，到別地去了；我每次回憶起那老年的郵局長來，便禁不住微笑着：他還在那裏寫着信嗎？

# 鐘

——法國萊美德爾

在那小教區弗留里鄉裏有一口老舊的鐘和一個老年的牧師。

那鐘是碎裂得這般模樣了：他的鳴聲彷彿和老婦人的咳嗽一般，使聽見那聲音的人們都覺着痛苦，使住在郊野裏的農夫和牧童們都感着愁悶。

那位牧師，珂蘭丁院長，已經有七十五歲了，可是還強健的很。他的臉龐柔嫩的和孩子一般

——雖然乾皺了却帶着玫瑰花的紅豔。在他的額角上，蓋着一絲絲的白髮又恰和那些信女們紡着的苧麻一般，

教區裏的人們沒一個不愛着他，因為他很慈祥而且又是非常的廉潔。

因為那珂蘭丁院長就任五十年紀念的日期快要到了，所以他們教區裏的人們打算捐出些錢來給他。

教堂裏的三個執事私下向那些村人挨家逐戶的募了些捐款；他們總共募到了四百法郎，於是便送給珂蘭丁院長，請他到城市去買一口新鐘。

“我的孩子們呀，”那院長說道：“我的親愛的孩子們呀……真是好的上帝……這樣說起來……無論如何是……”

他不能接續地說下去了，他是這樣地觸動了心；他只能喃喃地唸道：

“Nunc Dimittis servum Tuum, Domine, Secundum verbum Tuum in Paoe!”

到了明天，珂蘭丁院長便出門買那鐘去。他必須步行到四啓羅米突外的露士拉洛士鎮，再從那鎮上搭郵車到滂賴昔佛克——這是那一省的首府。

正是好天氣。沿着那條路上，樹枝兒，鳥兒，和一切有用而又歡樂的生物，都一齊聒噪着。

那老年的牧師，一邊快活地走着，一邊想像着那未來的美麗的鐘，又爲了四面的景物都非常愉快，便私下讚美着聖佛蘭西斯哥。

當他走近露士拉洛士的時候，他在路上瞧見了一輛賣藝者的沒有了馬的車。在這馬車的近旁，躺着一匹老馬，直伸着四條腿，肋骨和脊上的尖骨都露在皮膚外面，鼻孔裏流着血，頭頂出着汗，兩眼泛成了白色。

一個老年的男子和一個老年的婦人，都著着奇異的襤褸的衣服，棉織的淡紅色的胸掛，綴滿了補釘；他們坐在路旁，哭着那死去了的馬。

忽然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走過來，向着那院長央求道：

“做些好事罷！牧師先生，做些好事罷！我央求你。”

那聲音是帶着嗚咽的，可是甘脆的很，而且唱着禱告的調兒，恰和江湖賣藝者所唱的一般。

那小女孩子的皮膚和新鞣過的獸皮一般顏色；她身上只著着一件污穢的襖衣，和一條紅色的袴。但是她有着像天鵝絨一樣的大而且黑的腫子，又有着熟櫻桃一般的嘴唇。在她的黃色的臂膀上，刺着藍色的花紋。一個銅環束着她的烏黑的頭髮，扇面形向四面伸着，和埃及的彫像有些兒相像。

珂蘭丁院長放慢了他的脚步，從袋裏摸出了幾圓銅子，但是一經接觸了那女孩子的眼光時，他便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向那女孩子問着一切。

她答說：“我哥哥是在牢監裏了，因為人家說他偷了隻母雞。我們一家是靠他養活的，現在我們已有兩天不喫了。”

珂蘭丁院長把銅幣從新放進錢囊裏，又掏了一個銀幣出來。

她接下去說：

“我，我會變戲法，我的母親又是會得算命的；可是人家不准我們在城裏或鄉間賣藝，因為我們太窮苦了。現在，現在我們的馬又死了！怎樣好呢？”

“但是，”那牧師說；“你們不能找一件田野上的工作嗎？”

“鄉下人都害怕我們，向我們頂上拋着石子。其次我們又是不慣作工的，我們只會得變戲法。要是我們有一匹馬，此外又有些錢，買幾件衣服，那麼操着我們的本業，也還能活着命。但是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所有的就只是死。”

那院長從新又把銀幣放進他的錢囊裏去了。

“你愛仁慈的上帝嗎？”他問。

“我很愛上帝，要是上帝能幫助我們，”那女孩子回答說。

這時那院長忽然覺得纏在他腰上的那袋兒的沉重了，在那袋裏是盛着他的教區裏人民所湊集的四百個法郎。

那女孩子用了她的充滿了矚子的賣藝者的眼

睛，釘住了那牧師。

“你的品行端方嗎？”那院長問着。

“品行端方？”那賣藝的女孩子驚奇模樣的複述了一句，因為她不會懂得。

“說罷：我的上帝，我愛你！”

女孩子不作聲。她的眼睛已經裝滿了眼淚了。那院長解開了他的長袍，把滿盛着金錢的那口袋取了下來。

那賣藝女孩用了猿猴的姿勢，抓取了那錢袋，便說道：

“牧師先生！我愛你。”

於是她跑到了兩個老人那裏，那兩老人還在兀然不動地的哭着那匹已死的馬。

\* \* \* \* \*

那院長再向着露士拉洛士走去，心裏想着上帝給與許多衆生的貧窮的苦痛，一邊却又禱告着：主啟示那未曾信過宗教，未經受過洗禮的小賣藝女孩罷。

但是，忽然間，他想起來他不必再到滂賴昔佛



克去了，因為他已經沒有買鐘的錢了。

他只好回轉身子走。

他差不多連自己都沒有明白，他怎麼會把這麼多的錢都送給一個女乞兒，一個不相干的賣藝女兒呢，而且那錢又不是他自己的。

他加快了脚步回來，想找着那賣藝女孩。但在路邊除了那死馬和那沒有了馬的車，再也找不到什麼。

於是他想起他剛才所作的事他的確已犯下了罪惡了，他濫用了教區人民的公款，他把公眾的所有物當作自己的，他彷彿犯下了偷竊一般。

於是他又預想着他的罪惡的必然的結果了。他有什麼方法掩飾呢？他怎麼才能買得一口鐘呢？他到什麼地方再去找得四百個法郎，而且——最要緊的是：人家問起的時候，用什麼話來回答呢？他怎麼才能辯護他自己呢？

天色暗下來了。路旁的樹木在鉛色的地平線上顯出粗暴而又猙惡的綠色。大的雨點落下來。珂蘭丁滿受了萬物的悲哀的印象。

他居然回到自己家裏，沒有一個人着見他。

\* \* \* \* \*

“怎麼？你已經回來了，牧師先生？”他的老年的女僕史谷拉斯鐵克問道：“你沒有到滂賴昔佛克去嗎？”

那院長說謊道：“我趕不上那郵車……我想過幾天再去罷……但是，聽着：你不要向誰說我已經回來。”

明天，他不做彌撒了。他把自己閉在一間小屋裏，連他自己的菓園裏都不敢出去散步了。

但是，又過了一天，有一個人從喀羅慕蘇村裏來，請牧師到那邊替一個病人塗聖油去。

“牧師先生還沒回家哩。”那女僕說。

“史谷拉斯鐵克說錯了，我便在這裏，”那院長說。

從喀羅慕蘇回來，途中他遇見了他的區裏的一個最虔誠的信徒：

“喂！牧師先生，你在路上好嗎？”

那院長照舊說了一句謊：

“很好！朋友，很好！”

“那鐘怎麼樣？”

那院長又說謊道：

“很美麗，朋友，很美麗！人家一定會說，這全是用銀鑄成的。這鐘聲多少好聽呵！只消用鐘撞擊一下他的聲音便接續着，不再停止了。”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看一看那鐘呢？”

“快了，我的親愛的孩子，很快了。但是我們必須先把這鐘的名字鑄在鐘上，再把這鐘的父母的姓名也都鑄在鐘上，此外還要把聖經上的警句鑄幾行上去。這麼一來，……可就要費却許多時光了。”

“史谷拉斯鐵克，”那院長回到屋子裏就說道，  
“如果人家把我那房間裏的那把椅子，那一口時鐘，和那衣櫥都賣掉了，你看值四百法郎不值？”

“大概賣不到三十個法郎罷。因為，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你的全副傢私，恐怕還不值二十生丁呢。”

“史谷拉斯鐵克，”那院長回答說。“從今天起我不再喫肉了。肉是有礙於我的身體的。”

“牧師先生，”那老年的女僕說，“這倒很有些奇怪。自從你到滂拉昔佛克去的那天之後，你便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尋根究柢的問了好久，終於，他把一切的事都說了出來了。

“阿！”她說，“那沒什麼要緊。你委實心腸太好了，所以自取煩惱。但是你不要擔憂，牧師先生，我來擔當着，把這事情掩飾過去，然後你再想法兒湊集成四百個法郎。”

於是史谷拉斯鐵克想出了一番謊話，不論看見什麼人都對他這樣的說着：“那口新鐘買來的時候在路上破裂了，所以只好重新去鑄過一回，等到鑄好了之後，牧師先生忽然想起了，把那鐘送到羅馬去，請教皇祝福那鐘……但到羅馬去的路却是很遠哩。”

那院長只好忍受着，由她去說謊，但是他却比以前更加難堪了。因為除了他自己說謊以外，

史谷拉斯鐵克所說的謊話，他覺得也是應該由他負責的，所以他不單是侵吞教區公款，而且更犯了許多重大的罪惡。他被憂鬱壓迫着，在他的瘦削的臉上，玫瑰一般的紅色已變成泥土一般的灰白了。

\* \* \* \* \*

原定舉行紀念祝典，并行新鐘洗禮的日子過去的已久了。弗留里鄉的居民對於這事情的遲緩，都生了疑惑，同時又起了許多的謠言。有一個釘馬蹄鐵的工匠給里庫爾說，他在露士拉洛士的附近看見牧師和一個賣淫婦一同走着，他又說道：

“對了，我可以斷定，他一定是因為嫖妓院，把買鐘的錢都花完了。”

反對那善良的牧師的黨派，漸漸的多起來。

當牧師在街上行走的時候，大家都不向他脫帽子，而且當他經過的時候，常有許多冷嘲熱罵送入他的耳朵裏。

那不幸的修道者受了良心的責備，幾乎不能自制了。他感覺了他自己的罪惡的重大。他很覺得懊悔，但是——偏和他的意志相反——他又覺得

不能全然懊悔。

他心裏非常明白：當他拿了公衆的款項，送給一個不相干的人的時候，他委實是不由自主了，這彷彿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在當時他便連思索的時間都沒有了。他又向着自己說，這一件贈施的事情也許是出於上帝的意志，是出於內心的神的啟示罷。而且以後他彷彿時常看見那賣藝的小女孩子的眼睛，又是黑，又是美，又是充滿了眼淚。

但是他的良心的不安究竟是不能去掉的。日子越久，他的罪惡也越覺得增大了。有一天，經過了長時間的禱告之後，他便決定向着教區內的公衆，把一切的事情都宣布出來，懺悔他自身的罪惡。

到了星期的那一天，他登上了講壇，因為內心的高貴的交戰，他的臉色比在戰場上的基督徒更加蒼白而且更鎮靜了；他開始說道：

“我的親愛的兄弟們啊，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啊；我的親愛的孩子們啊，我要當着你們的面前懺悔了……”

剛在這當兒，一種清澈流麗的帶着銀的音調的鐘聲，忽然從鐘樓裏傳出，佈滿那老舊的禮拜堂了。聽衆都把頭轉向後面，在驚訝的信徒們的座位裏，都充滿了切切的細語了。

“新鐘！新鐘！”

也許是“靈蹟”罷！也許是上帝要保全那廉潔的使徒的名譽，特地派了天使送下一口新鐘罷？

要是不然呢，一定是那史谷拉斯鐵克向着那兩位美國太太——想來你們是知道的：一個叫蘇慈，一個叫蓓替娜，俾瑟華爾，他們都住在離開弗留里鄉七啟羅米突的一所美麗的別墅裏——訴說了她的老主人的那樁心事，隨後那兩位慷慨的太太也許故意做了這把戲，叫那珂蘭丁院長喫驚罷？

在我看來，那第二個推測，似乎還不及第一個那樣的可信。

無論怎樣，那弗留里鄉的居民却始終不曾知道那牧師所要懺悔的是什麼。

朱兒，萊美德兒 (Jules Lemaitre) 一八五三年生。

一九一四年死。法國批評家及劇作家，兼長小說。初任 Grenoble 大學教授，不久便以批評論文著名一時。一八八四年辭去教職專心於文學。最後擔任 Journal des Debats 的劇評，後又在兩世界評論 (Revue des Deux Mondes) 擔任劇評。他的文藝論文，後來輯成專集，名現代人 (Les Contemporains)，評劇文則輯成劇身 的印象 (Impressions de theatre)。此外成有詩集二卷，劇本十餘種，短篇小說數卷，政治論文一卷。為近代法國一個淵博的作家。



# 海上

——西班牙伊卜涅茲

—

早晨兩點光景，小屋門上有叩門的聲音。

“安托尼！安托尼！”

安托尼從床上跳出來。叩門的是他教父，——  
他的捕魚夥伴，——告訴他打算要開船了。

安托尼夜裏只睡得片刻。十一點鐘他還和他

那窮苦的妻子露菲娜談着他們的事，露菲娜睡在床裏不住的搖頭。事情再壞沒有了。這樣的夏天！在那年春天，地中海裏，金鎗魚（一種大魚，地中海出產最多）成羣結隊的也不知有多少。每天殺掉的至少也有五六千斤。（原文作二三百 arrobas，一 arroba 約合華二十斤以下，均照此改。）金錢和上帝福音一般，個個人都賺到手了；譬如像安托尼一類的人，起初不過是個貧寒的水手，因為做這一門生意，暗下裏賺了幾個錢，居然也買得一艘船，用自己的資本，幹這捕魚的營生了。

於是這小小的海港裏登時擠滿了漁船。每天晚上，一大隊的船隻在港口停着錨，擠得黑壓壓的，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船隻增多了，可是魚也漸漸的捉光了。

漁網提起來不是些海草，便是些小魚——只配放在盆上的小魚。那金鎗魚呢，今年都逃向別的路上去了，任憑是誰，都一條也沒有捉到。

露菲娜見着這種情形，很有些擔心。家裏已沒消錢了；他們欠着麵包店的錢，欠着鞋匠的錢。西

竊湯麥斯——是個退職的船主，他放了許多重利的債，向來在村裏獨霸一方的——還時刻催逼着，要他們還五十塊錢(加上利子!)的債；這錢借了來是造那堅快的帆船的，爲了這一艘船，安托尼把生平的積蓄都用空了。安托尼着好衣服，把他兒子喚醒；那兒子是九歲的撐船小孩，他跟着父親到處做活，凡是成人所幹的工作，他都幹得的。

“盼望你們今天遇着好運道，”婦人從床裏喃喃的說：“你們在廚房裏去拿了伙食籃罷。昨天雜貨店裏的人不肯賒東西給我。啊，上帝呵！做人不如做狗呵！”

婆子，靜些罷！海雖然壞，但是上帝也許照應我們的。這不過是昨天的事，有人尋見了一條金鎗魚，追了好多路；據人家說是一條大魚，還不止六百斤呢。想想看，要是我們捉到了他！至少也賣得到七十塊錢呢。”

那漁翁把一切打點好了，便一心想着那條大魚，那魚一定是離了魚羣獨自浮游的，那魚羣和上年一般，依着慣性，回到別的水道上去了。

## 二

許多船隻高聳着顛簸的桅竿，在黑暗中開行。甲板上許多水手的黑影，憧憧來往。桅竿的降落聲，轆轤和繩索的迴轉聲，奪破空中的沈寂。黑暗裏張着帆布，正像好多幅的大幕。

村裏的直街，直通到海岸；直街兩邊豎着許多白色的平房，這時候住的都是些公寓；他們都帶了家眷從內地到海濱避暑來的。緊靠着碼頭豎着一所又大又怪難看的房屋；裏面燈火通明，和燒着的火爐一般；光線從窗子裏射到水面，閃着一條一條的波紋。

這是一個俱樂部。安托尼向這房屋恨恨的瞷了一眼。屋子裏邊的人怎麼整夜的不睡覺呵！他們一定是在那裏賭。假如叫他們天天清早起來，去賺活計，便怎麼樣呵！

“扯起帆來！扯起來！他們都已開船，只剩得我們了。”教父和安托尼拉着繩子，三角式的帆便緩緩升起來，飽漲着風，在空中顛動。

起先那船穩穩的駛過平靜的海灣面上；隨後浪頭捲起來，那船便起首打側。他們已經到了口外，離海岸很遠了。

在他們前面，黑沉沉的無限的天空中，閃爍着無數星兒；他們周圍，暗黑的海面上，一處一處的全是些船隻，向遠方隱去，恍惚是無數尖頭的幽靈在水面溜着一般。

教父向地平線望着。

“安托尼，風色有點變了。”

“我也看出是這樣。”

“我們要遇見風浪了。”

“我知道的。但是向前行去罷！我們總得趕上聚在大海裏的那些船隻。”

於是那船便——不向那靠住岸邊的船隻——仍把船頭指着大海駛去。

天破曉了。紅色凹陷的太陽，和一個大火漆印一般，在海面放射三角形的強光；海水便和火燒似的蒸騰起來。

安托尼把着舵，他的夥伴站在桅旁，那孩子立

在船頭，望着海水。船尾船欄掛了許多的釣線，一端繫着魚餌浸在水裏。那釣線時時動着，提起來便是一條活潑的金光雪亮的魚。可是都是些小魚，——沒有別的。

時候便這樣的過去；船向着前面一直駛去，漸漸側轉一邊了，船身跳動着，甚至顯出紅色的船腹來，天氣很暖，安托尼從艙面溜到艙底水櫃裏，喝了一點水。

到了十點鐘，他們已經看不見陸地了。從船尾望去，只見遠方別隻船上的帆，好像白魚的鱗一般。

教父嚷道：“安托尼，怎樣？我們可是到阿蘭去不是？要是一路駛去仍舊沒有魚，我們便在此地還不是一樣嗎？”

安托尼轉了舵，那船便變換方向，但並沒向陸地駛去。

他說：“現在我們喫些點心罷。教父，把伙食籃拿過來。魚兒要是願意來，他們自會得來的。”

## 三

風勢愈猛了，船遇着大浪，不住的打側，

小安托尼在船頭叫道：“爺！一條大魚！好大的魚！一條金鎗魚！”

葱頭和麵頭向船尾滾過來，他們兩人急忙跑到船欄邊去。

不錯，確是一條金鎗魚，一條大腹猛力的魚；漁父們紛紛傳說的恐怕就是這一條了。那魚猛力的游着，只是略縮着尾巴。他從船的一邊游到那邊，忽地沉下去，但不久又在水面現出來了。

安托尼喜得臉上發赤，便趕忙取了一條繩子投入海裏，那繩子裏的鈎有指頭一般的粗。

海水顛簸起來，那船便側到一邊，恍惚一個大力的人在船底下拖着想把船翻轉一般，甲板擺不定的像是要和船底脫離關係，甲板上面的人都昏昏的亂滾，桅竿擋住飽滿的帆，格吱吱的響着。但是那船不久便穩定，仍舊回復原狀了。

那繩子起先很緊張，但立卽鬆緩了，他們幾個

人拉着繩子，把魚鈎提到了水面；雖然鈎子很粗大，可是已經折斷了。

教父很憂鬱的搖着頭。

“安托尼，那畜生氣力比我們更要大。由他去罷！我們只斷了一隻鈎子，還算是運氣呢。險些兒要把我們都送到海底裏去了。”

船主人嚷道：“由他去麼？這惡鬼！你知道這東西能值多少呵？現在不是遲疑畏縮的時候。趕上去罷！趕上去罷！”

船換了方向，仍舊回到剛纔激戰的地方。

#### 四

他縛上一隻新的鈎子，極大的鈎子，鈎子上面串了幾條小魚，隨後他又拿了一枝有鈎的篙。他打算等那大魚入了殼，便盡力的擊他一下；這一擊力量許是不小的了！

繩子在船尾繫着，差不多是垂直的。船又搖動起來，可是這次搖動得更利害了。金鎗魚給鈎子鈎住了，他儘力的在鈎子掙扎，把船拉向後面去，那



船便在波浪上面發狂的跳舞。

海水和煮沸一般；泡沫和浪花升到水面上，捲成漩渦；好像海底裏有兩個大怪物。正在大戰似的。那船——像暗中一隻手抓住一般——側轉一邊，甲板上面海水灌入了一半。

船上的人都顛播着跌翻了。安托尼抓住了輪軸，覺得全身幾乎都浸在海裏。嘩啦一聲，船復了原了。那繩子斷了，同時那金鎗魚在船欄旁出現，差不多和水一樣平，他的粗大的尾巴，拍着浪花。啊，壞貨！他終於入了殼了！

因為那仇敵是不好玩的，所以安托尼用了有鈎的篙拚命的擊了幾下，刺入粘膩的皮裏。海水登時染成血污，那魚便沉在紅色漩渦的當中。

安托尼這纔定了呼吸。他們已出了險了，魚兒已結果了。這不過是兩秒鐘的鬥爭，但要是再多一息，他們怕都要覆滅了。

他在浸溼的甲板上察看了一回，便瞧着教父；教父那時捧住桅竿的根脚，面色急得灰白，但仍然是很平靜很鎮定。

“安托尼，我想我們是要落水的了。我甚至喝着  
一口海水。可惡的魚兒！虧得你儘力的擊了幾  
下。現在想料他不會浮起來了。”

“那孩子呢？”

那父親戰戰兢兢問了這一句話，生怕有什麼  
話回答了出來。

孩子並沒在甲板上。安托尼從艙口爬下去，想  
在艙底裏尋見他。艙底已經灌着海水，安托尼把半  
個身子浸在水裏。但在這時候，誰還管得這些呢？  
他在又暗又狹的艙底裏摸索了一回，除掉水櫃和  
無用的船具，尋不出什麼別的東西。

## 五

他回到甲板上和瘋子一般。

“孩子呢！孩子呢！……我的小安托尼呢！”

教父臉急得把筋都抽弄來。他們剛纔不是幾  
乎落了水嗎？那孩子須是給浪花衝了去，一塊鉛似  
的，送到了海底了。但是那漁夫心中雖然這樣想，  
嘴裏却沒有說出什麼。

遠遠的望去，在那船剛纔被浪衝過的地方，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在水面浮着。

“他在那邊了！”

父親跳到海裏。奮勇的泅過去，他的夥伴便放下了帆。

他泅了好些路程；但是他近身一看，看出那東西是他船裏失掉一隻櫓，這時候他的渾身勇氣幾乎都消失了。

浪花把他身子高高的冲起，他舉起身子向遠處一看。四面都是水。水面上只有他，向他駛來的那隻船，和在那血水當中盤旋着的黑色弧線。

金鎗魚死了……他很注意着！他獨養兒子——他的小安托尼——的性命便只換得一條魚！上帝呵！一個人的麵包，應該這樣賺的嗎？

他在水裏泅了一點多鐘，身旁偶然碰着別的東西，便道那孩子在脚底下了；偶然看見波浪的黑影又道是那孩子在水面浮出來了。

他很願意游在水裏。他很高興和他兒子一塊兒死。但是教父從海中把他撈起來，拘禁在船裏，

像待抗命的孩子一般。

“安托尼。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他沒有回答。

“漢子，我勸你不要悲傷了罷！那孩子的死亡地，正是我們一輩子的死亡地——我們自己也是要死在這地方的。這不過是或遲或早的問題罷了……但我們願活的要緊。你該記得。我們都窮人呵！”

他取一條繩子，打了個活結，便縛住金鎗魚的屍體；把那帶着血跡的魚在船尾繫着。

## 六

風勢很順，但因為船裏正在排水，所以緩緩的駛着。那兩個水手已忘了剛纔的事變，都拿了杓在艙底裏伏着，把海水一杓一杓的倒出去。這樣的過了好些時候。安托尼幹着無意味的工作。頭腦便靜了些，也不苦苦的思想了；但是他眼睛裏的眼淚。滾滾的流出來，混和着艙底的水，倒入海裏，流到他兒子的墓上去。

船的內部重量漸漸的輕了些，行駛的速度便也漸漸的增加了。

現在看見那小小的海口了，在下午的日光裏，照見白色的平房，在岸旁整排的鑲着。

望見了陸地便把安托尼的悲傷和恐怖都喚回來了。

他很悲慘的說：“不知道我的妻子要說出什麼？不知道露菲娜要說出什麼？”

於是他渾身顫抖着，正像勇猛的英雄，到了家裏，便不免變成家族的奴隸。

海水從容快活的跳舞着，和歡送一般。陸上的風夾着輕脆歡樂的歌聲，送到船上。這是俱樂部前廣場裏所奏的樂歌。在那邊棕樹蔭下，充滿着許多避暑的先生們所用的彩色念珠，絲質陽傘，草帽和各種華美的衣服。

孩子們着子紅的白的，跳來跳去，追逐着他們的夥伴，或者在地上圍成圈子；團團的旋着，宛然是許多的彩球。

那些漁夫都已聚在碼頭上了。他們見慣了廣

大的海洋，所以一見來船，便能夠認識。安托尼却只看見碼頭的盡頭，有一個又高又黑的婦人，獨自站在一塊大石上；她裙子在風裏飄飄的飛動。

## 七

他們已到了碼頭。好像大軍打了勝仗回來，何等的榮耀呵！個個人都想近前去，看看那條大魚。漁夫們坐在岸旁小船上不住的瞟着，很有些眼熟。頑皮孩子，光赤着身子，皮膚曬得和磚石一般，鑽入水裏去摸那闊大的魚尾。

露菲娜撐着兩手擠開了人羣到她男人那邊；她男人正在垂着頭，沒精打采的受那許多朋友的慶賀。

“還有那孩子呢；孩子在那裏？”

那可憐的男人再也抬不起頭了；他把頭垂到肩胛底下，他情願連這腦袋都沒有，什麼都不見，什麼都不聞。

“小安托尼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

露菲娜的眼裏冒出火來，她提起了裙裾，抓住

他，拚命的搖着，像要把她丈夫吞下去一般。雖然她立即放了手，但又擎起兩臂，很可怕的號哭起來。

“啊，上帝呵！……他死了！我的小安托尼死了！他在海裏了！”

“是的，我的妻子，”那丈夫緩緩地昏昏地斷斷續續地說，好像眼淚哽住了他。“我們遇了可怕的禍事。那孩子死了。他和他祖父在一塊兒了，我也有一日要到那邊去的，我們是靠着海吃的，但有一日海也要把我們吞下去……這是無法可想的。我們不能生下來個個都做主教。”

但是那婦人沒有聽得。她已經倒在地上，神經感受着劇烈的痛楚，猛烈的頓腳，更赤着又瘦又曬黑了的——和載貨的牲畜一般的——身子。一邊摔着自己的頭髮，一邊又抓着自己的臉孔。

“我的兒呵！……我的小安托尼呵！”

左近的鄰人都趕過來相幫她。他們很知道個中情形，他們差不多都有過了這一種經驗的。他們扶她起來，用堅強的臂膀搆住她，起首送她到小屋

裏去。有幾個朋友取了一杯水給安托尼，他那時再也止不住眼淚了。只有那教父，他抱着獸性的唯我主義，獨自向那些想買大魚的漁夫們，爭論價錢。

## 八

夜色來了，浪花很溫文的拍着海岸，閃出黃金色的反光。

那苦惱婦人失望的哭聲，漸漸的遠去了；她那時散着頭髮，由她朋友們攙着，癡癡癡癡的走向家去。

“小安托尼呵！我的兒呵！”

在棕樹下面，漂亮的衣服和嬉笑歡樂的面孔繼續的游行着——這又是一個世界；雖然左近走過了一個不幸的人，演過了一齣貧乏的悲劇，但這世界裏的人既沒有覺得，也沒有看見。一種勇猛和悅的跳舞，如醉如狂的音樂，很和諧的從波浪上面浮出，含着一種海洋的永久的美。



本篇作者伊白涅茲 (Vicente Blasco Ibañez) 已於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去世了。他是一個小說家，雄辯家，旅行家，新聞家，又是個畜牧家。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一八六七年生於伐蘭西亞 (Valencia)，伐蘭西亞是地中海濱的一個城鎮，風景秀美，物產饒富；有句俗語說：“伐蘭西亞是極樂園，今天麥，明天米，”英國寫實小說家哈提 (Thomas Hardy) 是以描寫 Wessex 的本地風光出名的；伊白涅茲也是這樣，他的小說中，地方色彩 (Local Color) 都很濃厚。最有名的傑作，是小屋 (Cabin)。在這一部書中，描寫伐蘭西亞的農民生活，真是活靈活現。和小屋齊名的，有一部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是描寫歐洲大戰的小說。



# 海的墳墓

——荷蘭H. Blokuizen

在北海岸旁幾處零落的砂邱中間，矗立着一間窮苦的漁夫的小屋。當海濱的暴風來時，窗子上的玻璃，插在邊框裏琮瑤地響着，屋內爐火的烈焰高高地噴着。

但現在是在寂靜的夜晚，滿天的繁星放着閃爍的光芒；鏡一般平的海面上，全沒於洶湧的波浪；只有那海水碰在岸上，時刻發出單調的劈拍的

聲音。月兒放射出銀灰色的光暉，照在光赤的砂邱上面，而且在海水裏，映出一個渾圓的影子。

從那小屋的矮窗裏，放射出依稀的燈光，時時的移動着；到後來就熄滅的。顯然那漁夫是已經睡下了。一切都已睡着了，只有那周圍的砂邱依舊寂靜地屹峙着；連那飛沫拍岩的海水，也漸漸地困倦起來了，彷彿想要休息一回兒，養一養神，待到了明天，暴風來時，再鼓起些新的勇氣。只有那受了驚恐的海鷗的叫聲，偶然打破夜的靜寂，但是隨後，一切都又變成了靜寂了。……

這時候有人開出門來，一個女孩子從小屋裡出來。她的模樣，長的又溫柔又剛健，金色的捲髮，披散在光赤的頸項上，在微風中飄動着。她的輕軟的脚步，踏在海邊的砂粒上，幾乎一步一步都聽得出來。

走近了海邊，她就停下來，拿出一頂小花冠，放在海水上面。海水的小波浪玩弄着，跳舞着，把那花冠捲去了。她一邊默默地着想，一邊看着那水中的花冠，那可愛的月光趁勢在她的百合花一般

白的額上親了一個吻。

她是漁夫的小女兒。每天晚上她走到海邊放一束鮮花在波浪上面——算是送給在遠方的她的戀人的敬禮。她的戀人出去好久了，從這一處，到那一處，走遍了無盡的海洋。沒有人給她帶來一個信息，誰也不知道他還活着呢，或者已經是死了，更不知道幾時她才能看見他。但是她挾着堅貞的愛情，她堅信着上帝，而且她希望着……

他們是這樣地約好了的，當他們最後一次互相擁抱的時光：爲了他們兩人中間要有一個信號，每天夜晚，當星月皎潔的辰光，他們各在異地，同聲地唱着戀愛之歌；他在遠處的海船上，高高地攀在桅杆的頂端，除了水天相接的汪洋大海，看不見什麼，她呢，却是在北海岸旁的家鄉。

現在她立在薄暗的海岸上了，胸中挾着一腔堅貞的愛。仰頭向着天上的繁星，用了纏綿的音調，唱出她的戀愛之歌，清晰的歌聲。在靜夜裏，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夜的風吹來，使她的肩頭抖顫了。她又仰着看

了看青青的天色，隨後便緩步走回家了，心裏還暗暗地替他禱祝着，他呢，此時此刻，還飄泊在遠方無情的海水上。

有一次，是暴風的那天，帶着颶風的黑雲猛烈地襲過天空。海鷗在旋捲着的浪花上面飛着，驚恐地叫着。

可是那晚上，那女孩子照舊走到了海邊，送一束鮮花，給她的遠方的戀人，而且照舊唱了一回戀愛之歌，雖然狂風把她的捲髮吹散了，大雨把她的玉容打壞了，浪花拍着她的光赤的雙腳了。

一年一年都這樣地過着，她的戀人依舊是不會歸來。

許多掛着旗幟的大船舶都從遠處駛回來了，但是沒把他載回來，沒把他，——她那心愛的人兒——載回來。

許多勇敢的水手們，都向她行了敬禮。用了最美麗的話來恭維她。但她却毫不歡悅，因為這些不是他的聲音。他的聲音，那只有在幻想裏還隱約聽得呢。

年月來的又來，去的又去了，和海邊的波浪一樣。漁夫的女兒的玉顏，變了憂鬱，灰白而且乾枯了，她的雙眼充滿了淚痕；因為如今——她知道了，她自己感覺到了——他是永不回來了。

那時她便不再在夜晚歌唱，因為他也已不再在桅杆上歌唱了。但那鮮花，每天晚上，她還是送去，放在波浪上面。她這樣算是裝飾他的墳墓——那廣大的，廣大的海……





# 在別一世界裏

——保加利亞 Elin Pélin 著

當麥泰戈祖父死了的消息傳遍全村的時，幾乎沒有人相信這消息是真的，因為他老人家一向愛和人家開玩笑，而且他從前又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但是後來，霞伐祖母把他臨終的情形講了一遍，大家才明白這一回麥泰戈祖父倒不是開玩笑呢。據霞伐祖母說，麥泰戈祖父從森林裏回來，還是好好的。他把他那瘦驢子解下，拴好了，給了

些草料，隨後進了屋子裏靠近火爐旁坐下，他正拿了煙筒去點火，就彷彿像有一個什麼東西壓下來，把他的腰折斷了，他便倒在地上，哦哦的呻吟起來……

隣居的人們都攜來了，霞伐祖母也來。麥秦戈祖父本來只是一個窮漢，是一條光棍，除了他自身，除了一匹瘦弱的牝驢子——一匹和斑鳩同樣灰色的，和寺院裏的尼姑同樣柔順而又恬靜的牝驢子——以外，什麼也沒有。霞伐祖母走來了。但是靈魂要走路是只好由他走，再也挽留不住的。霞伐祖母怎能挽留得住呢？“那是只好，”霞伐祖母向村人說：“我便告訴他，教他合一個十字罷。他就掙扎着想要合十，但是他連動一動的氣力都沒有了。他們拿了瓶燒酒給他。他就把酒瓶抓在手中，臉上急然現出了一種笑容，眼睛向上一翻，他就……死了。他死時還帶着微笑。這是因為這時間他的靈魂已進了天堂所以笑着呢，或者是因為見了燒酒的緣故？——這却沒有人說的定。”

走進了別一世界裏，那可憐的麥秦戈祖父先

便在一條十字路口憩下來。那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都和他差不多模樣。

“祝你們到了好地方去。”他先向行路的人們打了個招呼，隨後便不加思索地問道：

“喂，老人家，到地獄去，打那一條路走？”

大家都用了驚奇的目光釘着他。

“到地獄去，到地獄去，應得走那一條路？”麥素戈祖父重又高聲地說明。

他們指出一個方向，他就準對着這方向走了。

“他們一定把我安放到那邊，”他想：“我倒還是趕早走到了的好！天堂，像我，像我這種窮人是不配住的……天堂是爲了貴人們而造的罷。着了這麼一套破爛的衣服，手上又是這麼<sup>細</sup>的皸裂的皮膚，人家怎麼會讓我跨進天堂裏去呢？足有八十年了，我和狗一般的受着苦，現在難道我就有福享嗎？真的，我聽着天命做了一世的人，這會有什麼好結果呢？像我這樣的人，上帝還會放在心上嗎？他們早就把我記入魔鬼冊中了，當我呱呱下地的時候，就算我沒有犯過罪惡，那也不相干，何況我

是犯過了罪惡的，至少在喝醉了酒時犯過一次！……而且我又是喝酒的！我呢，是爲了困苦和憂悶，才去喝酒，這是真的，但我究竟是喝了酒了。無論怎麼想，一生的樂事實在是沒有——那麼，還算是喝酒這一件事！……

“喝酒罷，別的就管他怎樣！我早就安排好了進地獄去。現在我就趕早去罷。要是要把我溺死，那末，至少把我溺在深水中罷。”

麥秦戈一邊想，一邊走，不知不覺，已走上了許多路了；忽然來了一個天使，從他後面，拉住了他的衣裾，說：

“停下，喂，老人家，你到那裏去？”

“我是走到地獄裏去，”那老頭子回答。

“地獄嗎？祖父，你走錯了路了！”

“咳，我沒有錯，我走的路正是對的。我很明白我應該走到那裏去，雖然我是一個老昏。”

“但是你的名字是被登記在天堂裏的。”

“呸，孩子，走你的路罷，別和老頭子開玩笑，這是不應該的。”

那天使知道這老頭子是不可理喻的，就把他攔腰抱住，高高的飛上光明的天空。在那邊斯米倫的異香吹散在空中，好多漂亮的天使成羣結隊地飛着，手裏都帶着一個 basilko，口裏不住唱着“神聖的，神聖的，神聖的上帝薩巴斯引人到了忘我的境界。

“孩子，你載了我到那裏去？那邊的主要責罰你呢。我滿身還帶着燒酒臭，你難道嗅不出來嗎？”麥泰戈祖父一邊嚷着，一邊便想溜脫身子；但是天使飛的越快而且越高，經過更光明的境界，最後到達了天堂的大門口。天堂的門是用黃金和無價的寶石琢成的，和中午的太陽，一樣的光亮。聖彼得神站在門前，手裏拿着一個銀鑰，腋下挾着一本又大又厚的簿冊。

“你從那一個村莊裏來？”他面向着麥泰戈祖父，便起首去翻那本簿冊。

麥泰戈祖父只是哼着，像是驚惶不定的樣子。

“啊，啊，從波特南來的。我是……”

“從波……？”

“從波特南！”麥泰戈心想聖彼得大概有些耳聾，所以高聲的嚷，

“波……波……波……”聖彼得拿了簿冊，翻檢了好些時候，說：“波特南……對的……沒有罪。”

“是不會的罷……聖彼得你弄錯了！”

“怎麼會錯呢？……這不比什麼蔬菜水菓帳，這是編了號碼的簿籍，是上帝親手編訂而且親手蓋過印的。”聖彼得忿忿地說。

“那也好，但請你不要後悔，”麥泰戈祖父回答。

“爲什麼？”

“噢，噢，老人家，我生平最愛喝酒，喝了最多的酒。我不相信我沒有罪。”

“你喝了很多的酒，但是也受了很多的苦，對於你，一切的罪惡都已被赦免了。”聖彼得回答他，同時開了天堂的門。

“噢，聖彼得我把我那匹小牝驢一同帶了進去，行不行？……”麥泰戈祖父正在央求着，但是天

使已把他推進天堂裏，他看出了神，連那話都不及說完了。

麥泰戈祖父一進了天堂，立時想起了他的老婆，她在好久以前，就已拋棄了罪惡的塵世了。

“要是他們會把像我這樣喝酒，打老婆的人，帶進了天堂裏，那麼她，他們一定早把她放在天堂的中心罷。她比瓢蟲還柔順，什麼事情她都能饒恕……咳，沒有了她，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呢？”於是他就向那小天使。

“喂，小神仙，有一位麥泰戈祖母，小名叫德蓮娜的，是住在這裏不是？”

“從那一個村裏來的？”天使問。

“從波特南來的……”

“在這裏，在這裏，”天使說着，便領了老頭子在天堂裏走去。

“阿，多麼美麗啊，真是希奇的東西啊！”麥泰戈祖父一路的贊揚着，當他見了天堂裏的美景的時候，這些美景是只有無罪的人才看得出來。

“順便我也去看看尼古拉牧師，行不行？”他起

首又向那位小天使問着。

“走罷？”

“尼古拉是那小教堂裏的牧師，他向來是放債取息的。我要是見了他的面，倒有些不好意思。因為我欠了他的錢，他後來死了我的債務也同時死了。”

“那個尼古拉牧師是在油池地獄裏呢，祖父。”

“你說什麼這是真話嗎？”

“是正正經經的話！”

“但他不是一個牧師嗎？……”

“牧師不牧師，都是一樣的。——在這裏誰也不去問到這一些事情——一切全要憑着各人的行爲；他是個牧師，但是他犯了許多的罪惡。那大主教，不是很高貴嗎，現在也正被幽禁在地獄裏。”

“哦，請不要再講這些罷！”

“他是應該受罰呢，祖父。……他是個主教，但是他因為身分高貴，便處處驕傲，只有貴人，他才當作人看待，對於窮人呢，他是睬也不睬。他要是佈施貧窮，他便顯出一副輕蔑的樣子，而且和他們離的越遠越好，恐怕髒了他的身子。他自己着的很



華麗，吃的很講究，却竭力教人家節檢……這不是罪惡嗎？”

麥泰戈用手擦了擦額角，說：

“我委實不知道到底是罪惡不是。我是個愚笨人，實在不明白……現在不要講這個了。請你引導我到酒館裏去，喝一杯燒酒罷，因為我的喉嚨乾燥的和炭一般了。”

“祖父，這裏是沒有酒館的。”天使說。

“難道真沒有嗎？”

“真沒有，爲了上帝的緣故！”

“阿，你們真是太老實了，啊！這麼一片好風景，竟沒有一家酒館，多麼掃興的事啊！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休息一回，喝一杯燒酒，壯一壯精神呢？你看我，我從陽間來，還沒有停息過，我實在是倦了……從前牧師和我們說，在天堂裏，凡是心裏想要的，什麼東西都有。現在……倒是教我走到地獄裏去，也許要好些，地獄裏有酒館嗎？”

“那邊是有的。”

“那麼還是領着我到那邊去罷，我懇求你，要

是一滴燒酒都沒有，就算百樣都滿足，有什麼用呢！在地獄裏，自然一切都是不好的，但習慣了也就沒有什麼了；我寧願受苦，只要有酒喝，一喝了酒，便什麼都是好的了。

“那不行，祖父！”

“唉！”那老頭子嘆了一口氣：“這裏竟是和監獄一般！連自由來往都不能！”

“習慣了也就沒有什麼了，祖父，請你耐着罷，”那天使想要勸慰他。

“難道我還得再來學習嗎？”麥泰戈祖父又嘆了口氣，隨後變成狡譎的神氣。

“孩子，聽我說罷，”他向天使說；“最好是你在這裏開一家酒館。——要是我見了上帝的面，我要在他面前陳說，開酒館是如何的好……我們不要說別的，只說收稅員出來的時候，沒有一處休憩的地方，這是很不方便的！……”

“這裏沒有收稅員呢，祖父。”

“哦，真沒有嗎？”

“真是沒有。”

“阿，聖母啊，真的，這裏我好自由地生活着了，”麥泰戈歡喜得亂叫着，同時兩手合了個十字。

“呀，我真歡喜，我真歡喜！”

於是他便趕忙找尋他的老婆去了。



# 踐踏在麵包上的女孩子

——丹麥安徒生

從前有個女孩子，因為怕泥土沾污了她的靴子，拿麵包墊在腳底，因此受了許多的災難，這樣的故事，你們大概都已聽見過了罷。這故事真曾經寫成文字，而且是印在書冊子裏的。

這女孩子的名字叫英蓋：她是個貧苦的孩子，但是生性却驕傲而且自大；據人們說，她確實有了一種壞的品性。當她還很幼小的時候，她就最愛把

蒼蠅捉住，折去了翅膀，讓這些小東西爬着玩。她又時常捉了些金龜蟲或甲蟲之類，戳在針上，隨後拿一片綠色的葉瓣，或一張小紙頭，放在這些小蟲的足底，這些可憐的昆蟲，便翻來覆去，把葉片倒轉過來，掙扎着想離開了針尖。

“看哪！這金龜蟲正讀着書哩！”那小英蓋說：“牠已翻過了這一葉哩！”

年紀大起來，她不但沒有長進，而且更學壞了些：但是她却生的十分美麗，這就誤了她的一生，因為要是不然，她也許經過了一番磨琢，品性更善良些，也說不定哩。

“你須受一番禁壓才好哩！”她的母親說：“幼小的時候，你時常作踐了我的圍裙，長大起來，恐怕你要作踐我的心呢。”

不出所料，她果然作踐了她母親的心了。

她到了城市裏去，在一個大戶人家充當幫傭，那家主人把她當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衣服也着的和自己的孩子一般。她的模樣又生的好，自然她更加增長的驕傲了。

她在那邊住了一年，她的女主人和她說：“你該回去一趟，去看看你的爹媽，小英蓋。”

她就去了，但是她不過想去出一出風頭；想給家鄉的人們看看，她是長成了，變成一位漂亮的太太了。但是當她走到了她那小村莊的路口，就看見一羣少年男女在那池邊談笑着，她的母親也在那邊，坐在一塊石頭上正在休息，一捆拾下來的乾柴放在她的面前，於是英蓋忙掉轉頭回到城市裏去了；她覺得很害羞：像她那樣着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偏有了這樣的一個襤褸的，親自去拾乾柴的老婆子做她的母親。她沒有到家就回轉來，並沒有譴責自己，却兀自生氣哩。

於是又過了六個月了。她的女主人又說：“現在你應該回家去，看看你的老爹和老媽，小英蓋啊！在那邊有一個很大的麥麵包，你帶回家去；他們見了你一定很歡喜。”

於是英蓋換上了她所有的新衣服，着上了她的新靴，高高地撩起了衣裾，一扭一捏地走着；她的脚下是又好看，又清潔，確實沒有半點的缺欠

了。但當她走到了半路上，她須從一塊沼地裏經過，中間有好一段路，是泥潭，和水窪，那時她便把手中的麵包丟在泥路裏，一足踐踏在麵包上頭，想借此免掉污泥沾溼了她的靴子。可是她的一足站在麵包上，一足正在跨過去的時候，那麵包連着她的身體都陷下去了，而且是越陷越深了，她全個都不見了，在地面上只見一潭污水，起了許多黑色的水泡。

這故事就是如此的。

但是究竟她到那里去了呢？原來她是一直陷到地下，到了沼地婦那里。沼地婦是常在那邊釀酒的，她是妖精的姑母。這些妖精們是大家都知道的，有許多歌是歌着妖精的，有許多圖畫裏是畫着妖精的。但關於那沼地婦，知道的就很少，就不過說，在夏季的時光，草地裏蒸騰着水汽，這就是因為沼地婦在下面釀酒的緣故。英蓋陷下去，恰巧落在沼地婦的酒坊裏，人到了那邊是斷難支持的過久的。一座泥土的窖，比起沼地婦的酒坊來，就好像是一座壯麗的宮殿了。每一個酒罈裏發出的氣



息都能使人們昏暈過去，而這樣的酒罈是有好多個一齊並列着的。假如酒罈和酒罈的中間，留着一條可以行走的小空隙，也是決難行走的，因為中間有着許多水蛙和粗大的蛇在那里糾纏蟠據着。那小英蓋就和這些東西去做伴，而這些可怕的爬蟲，又都和冰一般地冷，因此她的四肢不由的抖戰，不但是抖戰，而且漸漸地變了僵直。她只好踏住了腳底的麵包，而那麵包把她的身子拉下去，好比一個琥珀的柄抽着一根稻稈。

沼地婦正在家裏，那天酒坊裏還來了許多客，夜叉和夜叉的曾祖母正來參觀那酒坊，夜叉的曾祖母是個窮兇極惡的老婆子，她是永遠不得空閑的：她出門的時候，沒一次不在身邊帶了活計，那天她也是帶了活計來的。她縫着一片生癢的皮，這皮要是給人做成了鞋子，那人穿上了就永遠不會得到安寧。他織成謊騙的網，又把斷言爛語絞成長線，佈置在地面上。要是有人踏着了這網和線，便一切都糟而且一切都毀了。是啊，那老年的曾祖母是能縫能織而又能編絞的，我可以告知了你們！

她見了英蓋，便戴了她的老花眼鏡，向她仔細的瞧了一回，隨後說：“這女孩子倒生的很能幹！我請求你把這女孩子給了我，算作這一次訪問的紀念品！拿這行貨去做我的曾孫的廳堂的柱脚倒是很合式的！”

於是她就把英蓋帶去了；小英蓋因此便落在魔鬼地獄中。到那邊去的路並不是一直的，人們有時繞着灣子可以走到那邊，假如他們是向這一面走去的。

那是一間無窮無盡的大廳堂；向前張望會使人昏暈，向後張望更使人昏暈，只見一大羣的失望的衆生，站在那邊等候着，等候着開恩惠之門。他們大概要等的好久好久罷！肥大而又蹣跚的蜘蛛，張着他們的千年的網，繞在他們的腳上，細縛着如同白銅的鐐銬一樣的堅牢。除了這些以外，在那邊每人的靈魂都感到一種永久的不安，一種苦痛的不安。這些在地獄中受罪的人，好比是忘了他們的錢箱的鑰，而又明知這鑰是被自己誤鎖在箱裏了。是啊，在這裏邊所受的種種磨折，種種災難，真是

說也說不得許多啊！英蓋站在這麼一個地方，當作一支柱石，說來真可怕的很，她的脚下是緊緊的被那塊麵包釘住了，要想擺脫也就難了。

“這一切都只爲了不願沾污自己的脚的緣故！”她自己說。“你看，他們現在不是都釘住了眼向我看嗎？”

是啊，他們都釘住了眼向她看着；從他們的眼中放射出一種兇光；他們的嘴嚙動着，却不曾說出一句話來；他們的眼光真可怕呢。

“他們看着我一定歡喜的很！”英蓋說，“我的相貌確是很美麗的，我的衣服確是漂亮的。”她把眼睛向四面轉了個圈子；她想把頸子轉過來，可是不能，頸子已經是變爲僵硬了。她到了沼地婦的酒坊以後，變成怎樣一個污穢的模樣，她是想都想不到呢！她的上身下身的衣服都已染滿了污泥，一根毒蛇在她的頭髮中間蟠據着，正從她的頭頸蜿蜒而下；她的衣服摺縫裏都有着一匹蛙，在那里閣閣的叫，和患着喘息病的小狗一般。“但是在這里的人們，除了我以外，都更可怕的多呢。”她這樣地自

已慰藉着。

還有更糟的，就是她覺得肚子餓了，她難道不會俯下身子，把她足底的麵包咬一片充一充飢嗎？不，她是不能了，他的脊骨僵硬了，她的兩手僵硬了，她的全個身子和石像一般的僵直，在她的頭部，只有眼還能轉動；但她的眼向背後瞧的時候，她就看見了可怕的事情。蒼蠅來了。許多蒼蠅正在他眼上，前前後後的爬着，她把眼睛閃了一閃，但是蒼蠅並不會飛去，因為這些蒼蠅都是去了翅膀的，是只能爬却不能飛了。這又是一種活受罪，再加上了那可怕的飢餓，那時她只覺的全個身子如火燒一般，她覺得她的內心委實是太空洞了，空洞的太可怕了。

“要是這樣的下去，我怕就要不能支持了！”她說；可是她仍舊支持着，而是竟能永遠地支持下去了。

於是有一滴熱的淚水，滴在她的頭上，流過了她的面部，恰巧落在那麵包上頭；隨後又是一滴，隨後又是許多滴。那哭泣着小英蓋的是誰呢？她在

地上不是還有一個母親嗎？母親的淚流下來，往往是落到孩子的身上的，但這不能解除了孩子的苦難，却更增加了孩子的受罪。於是又覺着一陣難忍的飢餓，想咬一片脚下踏着的麵包竟不能！到了最後她覺她的身內的一切東西都自己把自己吃掉了，她的身子像一枝瘦小空虛的蘆管，把一切的聲音都傳進裏邊去；在地上關於她的一切她都聽的很分明；但是她所聽得的却只是災難和罪過。她的母親呢，流着酸辛的眼淚，正在哭着她，一邊哭，一邊說：“驕則必敗，這一句古話是不錯的啊！你給驕傲害了一生啊，英蓋啊！唉！你多少傷了你母親的心啊！”

她的母親以及一切的人都知道她的罪過，都知道她踐踏着麵包，因此陷入地下去，永遠不見了。這是那牧牛人說出來的；那時他在山坡上看的很明白。

“你多少傷了你母親的心啊，英蓋啊！”她母親說。“我想這事情一定真確的了，而且這報應也是應分的。”

“我要是不投生在人世，”英蓋說，“那不是更好嗎？現在母親任是怎樣地哭泣也是不中用了。”

於是她又聽得那慈善的君子人，她的東家和女東家——他們竟可算是她的第二父母——也正在談論她，說：“她是個犯了罪惡的孩子！她全不珍惜上帝的恩物，反把這恩物踐踏腳下。恩惠之門要爲他而開是很難的了。”

“她們應得譴責我，”英蓋說，“把我腦中的妄念消除一下，假如我是有那種妄念！”

她又曉得他們編了一首歌謠，是說及她的，這歌謠的題名就叫“因爲要使靴子清潔而踐踏在麵包上的驕傲的女孩子，”這歌不久就傳遍了全國了。

“爲了這一些小事，就要受這麼多的災難！”英蓋想，“那麼別的也不免爲了他們的過失，同樣的受罰了！受罰的人可就不少，我知道了！阿嚏，我是多麼受苦啊！”

於是她的心靈比她的身軀更加僵硬了。

‘在這里一切都一樣，決不會有一個比他的同

伴更好些的！我也不想更好些了！他們怎樣地釘着眼看啊！”

於是她的心中，生了一種仇恨，對一切人都仇視都憤恨，

“現在他們又在議論什麼了。啊唷！我是多麼的受罪啊。”

這時她又聽見地上的人們把她的故事講給許多孩子聽，那些小孩子都叫她作“壞蛋的英蓋！”“她是這樣地狠心嗎？”他們說，“如此地暴殄天物，是應得重重地受罰了！”

從小孩子口裏說出來，對於她是沒有一句好話的。

可是有一天，當譴責和飢餓正在她的空洞的體腔中攪亂的時候，她聽得有人把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講給一個天真孩子，一個小女孩子聽，她聽得那小女孩子聽着這虛驕的英蓋的故事後，就迸出了眼淚來。

“那麼她是永不會再出來嗎？”那小女孩子問；那回答是：“不，她是永不會再出來了！”

“假如她再三求饒，說以後決不再犯了，那便怎麼樣呢？”

“但她是決不會求饒的了，”他們說。

“阿，我很願意她會求饒！”小女孩子說，說時帶着一種悲哀的神氣。“我情願把我的玩偶的居屋送給她，要是她能夠再來到這地上。可憐的英蓋，住在那邊是多麼可怕啊！”

這幾句話打入了英蓋的心坎裏，這幾個話却真是有益於她的；她被稱爲“可憐的英蓋，”這是第一次，而且只有這幾句話沒有把她加重了罪過。一個天真的小孩子爲了她哭，爲了她祈禱，她想到這事覺得是從來所未有的。她自己很想哭出來，但是她不能哭，而這也是一種受罪。

在地上是過了許多的年月了，但在地下却還是照樣的沒有什麼變更，從上面的世界裏傳到她耳裏的聲音漸漸地少了，她很少時候聽得人家提起她的名字了。於是，有一天，她聽得一聲深長的嘆息：“英蓋！英蓋！你多少傷了我的心啊，我知道這是要變成如此的。”這嘆息的是她的將死的母親。



偶然有幾次她聽得她的年老的東家和女東家重新提起她的名字，她的女東家溫和地說：“不知道我還能再見你的面不，英蓋？一個人不會知道後來要變成怎樣啊！”

但是英蓋心裏明白，她的慈祥的東家和女東家是永不會到她所在的那地方的了。

這樣地又過了好多艱難的時候，於是英蓋又聽得有人提起了她的名字了，同時她看見有兩粒明星照耀在她的眼前，這是兩隻溫和的眼睛，正在閉合着，永別了這個世界。原來自從那小女孩子悲哀地叫着“可憐的英蓋”之後，已過了許多許多年了，那孩子已變成了一位老太太，上帝正待召請了她去。在最後的片刻，我們一生的經歷總要在我們的心頭，重演一回的，那位老太太便記起：幼小時候聽了英蓋的故事，她怎樣地爲她哭泣起來。當那位老太太將死的片刻，這印象在她眼前現出的非常分明，她便嘆道：“啊，上帝，我的主啊！我不是也和英蓋一般，時常踐踏了主的恩賜而絕不顧惜嗎？我不是也常帶着驕傲的心嗎？但是蒙了主的恩惠，

沒把我陷入地獄，却把我升到天上！啊，請主勿離棄了我，在我的最後的一刻！’

於是這位老太太的肉眼閉合了，同時她的靈眼張開，瞧見了隱蔽的一切。因為在她臨終的時候，英蓋的印象格外地分明，所以她便看見了她，怎樣地被陷在地獄中。這虔誠的靈魂，不禁迸出眼淚來。她站在天國中，為受苦的英蓋而哭泣，和她幼年時一般，她的眼淚、她的禱詞，在籠罩受罪的靈魂的大空間，起了迴響；這受罪的靈魂，被這不期望的戀愛所感動了；上帝的天使竟為她而哭泣！這給了她多麼大的恩賜啊？

這受罪的靈魂把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都攢聚在心頭，不禁湧出汎濺的淚泉，這是英蓋從來所不會有的；她是充滿了為她自身的憂愁了，在她自己似乎覺得恩惠之門，不能為她而開了。她正在痛悔的片刻間，就有 一線的光明從地獄的深淵中射出。這一道光線比在天井裏融化孩子們堆成的雪人的日光還更強烈的多。這樣地，把英蓋的僵硬的身軀融化了，比雪片送進小孩子的溫暖的嘴裏

融化成水時還更迅速的多。這受盡災難的英蓋就立刻化了一隻小鳥，翱翔着向塵世飛去，和光線一般地迅捷，可是遇見了四周的事物，卻又像是很畏縮很懼怯似的。這鳥彷彿是因為羞怯，而且怕見生人的緣故，在人家坍塌的牆缺中，匆忙地尋了一個暗黑的穴洞，當作了牠的棲息地。在那穴中她便縮做一堆，渾身地抖戰；牠不能發出聲音，因為牠是沒有聲音的。牠蹲坐了許久，才敢正眼來看外部世界的光華，因為牠確是一種光華。空氣如此的新鮮而暖和，月光照耀着如此的皎潔，樹木和百草放出牠們的芬芳；牠在那里蹲坐着是如 的安適，牠的羽毛又是如此的純潔而美麗。一切的造物是怎樣地盡力表顯愛和美啊！這鳥胸中縈繞着的思想假如是歌唱了出來一定是美妙無倫的。但是這鳥却沒有歌唱的能力。雖然牠要是唱起來 一定是悅耳的，和春天的杜鵑和夜鶯一般。但是，上帝，聽慣了蠕蟲的無聲的頌歌的，自然也聽得從這小鳥的心坎中出來的頌歌了。

於是耶穌聖誕節到來了。農夫在靠近牆側插

了一枝竹竿，竿上縛着一細燕麥的稈子，使天空的飛禽都得飽嚼一頓，歡天喜地的過這慈祥愉快的聖節。

到了聖誕節早晨，太陽升起，照在麥稈上面，啾啾的禽鳥圍繞竹竿的四周：從那牆旁也發出一種“批，批”的聲音。這“批，批”就算是一首完全的頌歌，聽了這歌聲使人激發行善的心思。於是那鳥從那躲藏着的地方飛出；你們大概都知道了，在天國裏這是一種什麼鳥。

隆冬到來了。河面上蓋了一層厚冰，室中的鳥和林中的獸食物都艱難的很。我們的鳥在大路上面飛翔，沿着雪霰的軌道，到處找尋一粒或兩粒穀子，再在人家飼馬的地方，找些麵包屑；牠自己只啄食一點兒，却去把許多餓雀招集攏來，叫大家都吃了一飽。牠又飛入鄉村，四處巡遊着，看見人家窗檻上放着麵包飼鳥的，他只啄食了一小片，就把剩下的給了別的鳥。

過了一個冬天，這鳥搜集了送給別的鳥吃的麵包屑合計起來，恰巧和英蓋爲想免掉沾污靴子

而墊在腳下的那塊麵包一樣的重。當採取了那最後的麵包屑送給別的鳥後，這鳥的灰色翅膀變成了白色而且向四面展開了。

“看哪，一隻海燕飛過了水面了！”孩子們說，當他們瞧見那白鳥的時候。這鳥有時沒入水了，有時又飛起來，飛入晶亮的太陽光中，全身輝映成白色，辨不出牠的形體是怎樣；他們說這鳥一直飛進太陽裏去了。



# 亞谷和人類的故事

——俄國E. Zognil

## 一 告示

街道上和屋子裏和平時全沒什麼兩樣。頭上是蔚藍色的天，永遠是那種單調的形式。脚下是鋪着灰色石板的地，也照舊是那種堅固冷酷的樣子。只有那些喪魂落魄的人們都含着眼淚，提了好多桶的漿糊，在各處張貼着告示。

告示裏的文字是很淺近，很簡括，而又很嚴厲的。以下就是那告示的全文：

### 諭給諸民人等

境內居民生存權檢查事務，應劃分區域，由‘最高判斷院’所派之委員三名共同辦理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檢驗亦在同地舉行。凡男女居民經檢查後認為‘廢物，’不適於生存的，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自行滅絕其生命。在限期內被檢查人得提起陳訴，陳訴文應送呈最高判斷院院長，至遲不出三小時內，由院長批答。凡被廢棄之人如因氣力薄弱或一時貪生怕死，不能自行滅絕生命者，則由其親友，隣人或特派兵備隊執行最高判斷院之判決文。

### 注意事項

(1) 境內居民對於最高判斷院之行動及命令應絕對服從，不得抗違。凡被檢查人對於檢查委員所詢問之一切問題，應詳細答覆，不准遁飾隱瞞。檢查委員對於被廢棄之人，應逐一作成性格檢定書，以備考查。



(2) 本告示應嚴厲執行，絕對不容寬貸。凡屬廢人，按照正義與幸福之原則，對於生存社會，本屬有害無益，依法剷除，實絲毫不足憐惜。凡屬人民，無論男女貧富，應一律遵照本告示辦理，概無例外。

(3) 在生存權檢查時期內，無論何人，均無條件禁止離開國境。

## 二 驚耗的傳播

“你看到了麼？”

“你看到了麼？！”

“你看到了麼？！”

“你看到了麼？！你看到了麼？！”

“你見了麼？！聽到了麼？！”

“看到了麼？！？！？！”

許多的人們一時都聚集在街上。起初是很興奮的，後來都漸漸變成懊喪的模樣了。許多過路的人因為驟然消失了氣力，都倚靠在人家的牆旁。有許多人哭了。許多人暈過去了。到了晚上，人越聚

越多，幾乎塞滿了街路。

“你看到了麼？”

“可怕啊！這真是從來未有的事情而且真嚇死人啊。”

“但是，那最高判斷院却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甘心把這最高權力交給他啦。”

“對啦。這是不錯啦。”

“是我們自己鑄成大錯啊！”

“對啦。這是不錯啦。但是我們本意是要想創造出更善良的生活，所以委託最高判斷院辦去。誰料到最高判斷院竟會用了這麼可怕的手段來解決這問題呢！”

“但是，最高判斷院裏的判事是怎樣的人物啊！唉，是怎樣的人物啊！”

“你從那裏聞知的？最高判斷院判事的名單都已發表了麼？”

“一個相熟的人和我說的。當選最高判斷院院長的是叫亞谷！”

“阿！你說什麼！亞谷？阿，好運氣啊！”

“對啦。對啦。這是實在的啦。”

“好運氣啊！他確是一個明諒的人物！”

“阿，那是一定啦。我們不用再擔心擔事啦。只有那些不中用的廢人，才被淘汰啦。不公平的事是決不會有的。”

“請你說罷，親愛的國民，你的見解怎樣：像我這樣的人究竟能活得成不能？我是個頭等的好人。你知道麼：從前有一次，海船遇了險沉沒了，有二十個乘客跳到救生船裏。但那隻救生船容不下這許多人，幾乎也要沉下去了。爲救活十五個人起見，其中的五個人只好跳在海裏，我便是那五個中間的一個。我出於自願地跳到海裏去。請你不要小覷我，我現在是老了，不中用了。但在那時我正少壯而有力。你不曾聽見過這一件事麼？所有的報紙上都登載過這事的。我的四個同伴都溺死了。但是我運氣好，後來竟遇救不死。你以爲怎樣：他們能讓我活着不能？”

“還有我呢，國民。我怎樣呢？我把我的全部資產都分給貧苦的人民。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我有

文書可以作證。”

“我全不知道，這是真的。這都要看最高判斷院的目的和辦法究竟如何。”

“.....”

“國民啊！國民啊！看哪！看哪！許多的人奔過來了！好煩擾啊！好可怕啊！”

“阿，我的心肝啊，我的心肝啊.....”

“唉.....救你自己罷！救你自己罷！”

“停下來！停下來！”

“不准大驚小怪！”

“停下來！”

三 “.....”

一大堆的人在街上亂跑着：嚇的面如土色的壯年男子，寒苦的商店夥計，籠着潔白的手套的新官人，清客串的音樂家，花花公子，講故事的，打彈子的專門家，晚間影戲館裏的看客，紳士，醜漢，額上發黃的偷兒，徧身流汗的登徒子，勇敢的醉漢，樂觀主義者，美少年，空想家，戀人，坐腳踏車的，

肩胛闊大的雄辯家，游蕩漢，饒舌者，慣於造謠生事的，披着長髮的偽君子，生着黑色的眼睛的無知無識的東西，生着肥厚嘴唇的貪夫，無事忙的冒險家，誹謗者，慈善家，聰明的罪犯。

在街上亂跑着勤喫懶做的肥婦人，多嘴而且時常撒痴撒嬌的瘦婦人，厭倦頹唐的女子，聰明人的妻子，呆子的妻子，詭計多端的婦人，悍婦，妬婦，長舌婦，愚鈍婦人，柔順如羊的婦人，淫婦，以及多愁多病的美人兒。

龍鍾的老人，胖子，矮子，長子，俊俏的，醜陋的，殘廢的都在跑着。

管家的帳房先生，當舖夥計，鋼鐵商人，木匠手藝工人，管獄員，賣藥料的，和藹的妓樓主人，灰色紅髮的善服從的僕人，尊嚴的家主人，假裝作公正的賭棍，肥胖的流氓。

他們攢集攜來，合成了一大堆，都亂轟轟的，手忙腳亂的，粗蠻的逃跑着，他們的身上和頭上都被着破布，熱的水蒸汽從他們口中噴出。嘴裏不是罵詈，便是訴苦，只有路旁經過的房屋，都只是漠

然的矗立着，不作一聲。

好多人都帶了傢私逃跑。他們兩手拖着舖蓋，被褥，箱籠，又要攜着金銀，珠寶，小孩，一邊嚷着，一邊跑着。

但是終有人把他們趕回來了。所有的人都被趕了回來。有幾個和他們同種屬的人用了鎗向他們射擊，用棍棒，拳頭，石子向他們打過來，於是羣衆悲慘地嚷着，死的死，傷的傷，便只能向後走了。

到了晚上，境內已完全恢復原狀。許多人們的抖顫着的身體，從新支撐着回到了屋子裏，倒在牀上。在那些狹而熱的頭蓋骨裏，還有一線短小的希望在那裏狂烈地奮鬥着。

#### 四 手續是很簡單的

“你叫什麼名字？”

“婆斯。”

“幾歲？”

“三十九。”

“你幹什麼行業？”

“我是製造紙烟的。”

“從實說來。”

“我說的句句是實話。我規規矩矩地做了十四年的勞工，養活我自己的家屬。”

“你的家屬在那裏？”

“這兩口子便是。這是我的老婆，那是我的兒子。”

“醫生，請你把婆斯的閣家男女檢驗一下。”

“是。”

“檢驗過了嗎？怎麼樣？”

“國民婆斯患貧血。體格適中。那女人有頭痛病和癩濕病。那小孩還健康。”

“好，沒有你的事了，醫生。國民婆斯，你覺得什麼事請最好玩？你愛什麼？”

“我愛人們，總之就是愛活。”

“說的再切實些，婆斯國民，我沒有工夫呢。”

“問我愛什麼，是嗎？……對了，我愛什麼？我愛我的兒子……他玩的好凡啞林……我愛喫東西，雖則我也並不是個饞嘴的……我愛我的老婆

……此外在街上瞧瞧路旁經過的美麗的女人和姑娘們，倒也好玩——我愛晚間，那時候倦了，可以休息了……我愛做紙煙……此外我還愛着許多事情……總之我是愛活着……”

“靜下來，國民婆斯！不要哭。現在是心理檢驗。”

“不行，同事。這是垃圾，最平庸的東西。性格半遲緩性，半多血質。活動力薄弱。等級——最下。改善的希望很少。忍耐力七十五分，婆斯夫人——等級更低下。那孩子——庸材，但可以……國民婆斯，你的兒子多少年紀？你住了哭。”

“十三歲。”

“不要煩惱。你的兒子留下了。再過五年。至於你呢……自然，那不是我的事。請下判斷。”

“我代表最高判斷院，以掃除人間的過剩的廢物，排除足以阻礙進步的無用的材料，謀生活的淨化為宗旨，特下判斷書：國民婆斯及其妻均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滅絕生命。……放安靜些！不要叫喊！公衆衛生員，請把這女人安頓一下。喚衛兵進來。這兩人怕不見得不要衛兵幫忙罷。



## 五 灰色櫥

一口灰色櫥按放在最高判斷院總辦公署的走廊內。這櫥同平常一個樣色，高和寬都不到三米突。這櫥便是數萬千生靈的墳墓了。在櫥的上邊寫着兩行標題：

“廢物分類冊

及

性格檢定書”

廢物分類冊中列着許多門類，其中有幾類寫着：

“多感而不能分析者。”

“頭腦不清者。”

“感情過分者。”

“無中心思想者。”

諸如此類等等。

性格檢定書却都很簡短，而且是客觀性的。有好多地方因為辭句太露骨了些，上面便有最高判斷院院長的紅筆批註，說對於廢物不應該用此種

侮辱的辭句。

以下便是性格檢定書中的敘節：

#### 廢物第一四七四一號

健康適中。時常無故訪問相識者。喜代人管事。曾誘惑過一個處女，不久便把她丟了。他自述生平最重大的業務，是於結婚以後置辦傢具。腦力薄弱而且很散漫，勞動能力缺乏。曾問以生平所知道所遇見的最有意味的事情是什麼，他便說到巴黎的“Quissisana”，酒館。財產微薄，屬於低等資產階級。二十四小時以內。

#### 廢物第一四六二三號

箍桶匠。種類——屬於中等。對於業務的愛好缺乏。體力壯健，但精神患原始人民所患的病：就是‘畏生，’并畏自由。遇宴會輒狂飲。革命時期內頗顯出氣力：屯積了許多蔬菜及食物，防食物缺乏。且屢以出身勞動階級自誇。對於革命時的積極工作，從未參加，這是因為害怕。喜食乳酸，常毆打小孩。生活近乎

憂鬱。二十四小時內。

#### 廢物第一五二一〇號

通八種語言文字，但說話很討厭，喜紐綉工及花炮等物，非常自信，自信是因通八種語文而起，好詭辯，怕乞丐，缺乏胆量，喜殺蠅及蟲類。喜樂的時候很少，二十四小時內。

#### 廢物第四三五六號

悶氣時常向女僕吵鬧。喜讀市本小說。整日在樓上睡覺。替她縫製黃袖口，闊衣襟的外褂，是平生一件得意事。十二歲時爲一有才識的發明家所愛戀，她不知道他的事業，以爲他只是個電氣工匠，她就拋棄了他另嫁給一個皮革商人。她沒有孩子，時常無故撒嬌，甚至哭泣。時常夜中醒來，喚婢僕預備食物大喝大嚼，無生存的必需，二十四小時內。

### 六 辦公的期間

最高決定院裏，亞谷的下面，雇用着一大批的專門家和辦事人員。有醫生，有心理學家，有巡查

官和著作家。他們個個都日夜不停的在那裏忙着辦公。這幾位專家，平均在每一小時內，結果一百個人，把他們送到了別個世界裏。在灰色櫥中也照樣填着一百張性格檢定書，這性格檢定書都是經幾位專家詳細勘定，認為非常可靠的。

在總辦事室內，從早到晚工作不停地進行。住宅委員和執行判決文的兵士穿梭一般地進的進，出的出。幾十個人坐在桌上，和大編輯室裏一般的，都埋着頭在那裏手不停披的寫。

而亞谷呢，用了他的一雙銳利冷靜的小眼睛，不住地看着，不住地想着，沉思着。思之又思之，他的背有些僵僵了，他的叛逆的，頑強的腦袋漸漸轉成灰色了。在他和他的辦事員的中間，彷彿生出什麼事來了，在他的爽直而清醒的思想和執行判決文的兵士的無情的手的中間，也彷彿阻隔着什麼了。

## 七 亞谷的懷疑

有一天，最高判斷院的辦事員，走進亞谷的房

通，向他報告一件公事。但亞谷已不在那裏了。他們派人去找尋，又打電話去問，四處都找遍，總不見影子。過了兩點鐘之後，好容易纔尋見亞谷在灰色櫥內的簿冊堆中。

他正在櫥內的簿冊堆中埋頭沈思，臉上顯出異常的模樣。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們問。

“看哪，我在凝想呢！”亞谷懶洋洋的回答說。

“但爲什麼要坐這口櫥裏？”

“這裏實在是最適宜。因爲我正在想着關於人們的事。這在公文堆中是想不出什麼來的。只有坐在被殺的人的冊籍中間，我們才能把人異常奇特的生活，尋究出一些線索來呢。”

在旁的人都不由的笑了。

“但你們莫笑啊，”亞谷翻着一本性格檢定書說：“莫笑啊。最高判斷院的工作現在正遇到難關呢。因研究了許多已滅亡的人們，因此引動我，想去找尋走到進步的新的路徑。你們經驗不多，竟然硬了心腸，判斷許多生命都是廢物。甚至我們中間

最缺少才能的，也隨便用了幾句話，把人們任意滅除。現在我正在思索，我們所走的道途，究竟是對的不是呢？”

於是亞谷又埋着頭想了，隨後嘆了口氣低聲說道：

“怎麼好啊？還有什麼出路啊？當我們研究活人的生活時，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他們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應該被殺的，但當我們把被殺死了的人再研究一下，便又覺得他們都是值得愛和憐恤的了。我以為這便是解決人類的問題的一大難關，是人類歷史中的可哀的難關。”

亞谷靜默着，很悲哀地埋頭在紙堆中，檢着許多性格檢定書，不住的癡狂模樣的讀着。

那些辦事員都走出去了，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和他爭辯是無用的，但是大家都覺得現狀確有些不安穩，事情一定要有大變更了。

但是這在一國中具有無上勢力的癡狂的人又想出些什麼來呢？

## 八 轉機

亞谷失蹤了。

當他沉思的時候，他是時常失蹤的，四處找尋過都沒有他的影子，有人說，亞谷是坐在城外樹下哭泣，後來又有人說亞谷在他自己的花園地下滾着，嚼着地下的泥土，但是這些消息却都沒有人能夠證實。

最高判斷院的事務，漸漸冷淡了。自從亞谷失蹤以後工作不再進行了，市內的人民都在自己家裏的大門上下了鍵，不許生命制限執行委員走進門來。在有幾區內，判斷員向人民查問生存權時，人民都對之而笑，有時人們還把最高判斷院的判斷員捉了去，私行檢查判斷員自己的生存權，隨後也依樣替判斷員填寫性格檢定書，這種性格檢定書也就同灰色櫥裏藏着的差的差不多。

在境內開始混亂起來了。廢棄的人，不中用的人，還沒有被殺的，竟是如此放肆，漸漸的敢在大街上露臉了，而且互相訪問了，恣意取樂了，而且甚至於結婚了。

在大街上人們都互相恭喜着。

“完了！完了！好啊！”

“生存權制限已停止了！”

“國民，你覺得生活不是比以前更有趣嗎？無用的人已少的多了！便是呼吸也比以前暢快些！”

“你好不識羞啊，國民！你以為只有那些不應當生活的，沒有生存的權利的，才絕滅生命，是不是呢？啊，我知道有許多人，不應當活着的，因為徼倖着遲了一點鐘，沒被檢查，以後就得生存着了；但在許多被殺死的人們中間，端方公正的又不知有多少啊！你怎麼竟不知道！”

“這是沒多大關係的，偶然的錯誤總是不免的，說罷，你知道亞谷到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

“聽說亞谷坐在城外的樹底下哭泣。”

“也有人說在地上滾着大嚼泥土。”

“國民，你們高興還太早呢，太早呢！亞谷今天晚上就要回來，最高判斷院快又要開始工作呢。”

“你從那裏打聽來的消息？”



“我知道現在留下的廢物還太多，還得再掃除一下，掃除一下才好。”

“你太狠心了，國民。”

“討厭啊。”

“國民啊！國民啊！看嘞！看嘞！”

“有人在那裏張貼新告示！”

“看嘞！”

“國民啊！好不歡喜，好不幸運啊！”

“國民，讀罷！”

“讀罷！”

“讀罷！讀罷！”

“讀罷！！”

### 九 告示貼出來了

在那些街上，人們氣喘喘的奔走着，手裏都提着滿桶的漿糊，在各處黏貼佈告。一疊疊的玫瑰色的告示，遍貼在牆頭上。那告示的文字是很準確，很清晰，很簡單的：——

“諸民人等知悉。

從本通告公佈的時候起，凡屬國民，一律准予活命。活着，繁殖着，充滿全個地球罷。最高判斷院的嚴厲的任務，現在是已完畢了，以後便改名為“最高歡樂院。”凡屬男女國民都是頭等的好人，你們的生活權利，決無懷疑的餘地。

最高歡樂院應選派專門委員，以每三人為一組，逐日分組視察人民住宅，向居民請安，并把觀察所得，填寫‘歡樂檢定書。’

最高歡樂院的委員，得向國民詢問身體安適否，國民如願意，可詳細答覆。歡樂檢定書應在玫瑰色櫥內保存，以供後世參考之用。’

## 十 生活回復原狀了

門戶，窗子，都大開特開了。人聲，歡笑聲，歌聲，樂聲，從各處家屋裏傳出。從早到晚留音機在那裏唱着。許多人們玩着提琴，笛子和六絃琴。親戚們都歡坐着互相道賀。在市鎮上更異常的繁喧。飛一般的馬車汽車，裏面坐着時髦少年和太太們。

在那裏兜風，誰都大着胆子在街上出現，不再怕什麼了。糖食店和酒館裏，從新又賣着糕餅和美酒。

雜貨店裏鏡子的銷路大暢。人們都裝配了許多照像，裝飾屋子裏的牆壁。有一次曾爲了照像，鬧出人命來，報紙曾經詳細登載過：有一少年，向人家租了一間屋子，因爲那屋子的牆上掛着房東的父母的像片，他要求房東除去。那房東動了氣，便把少年從第五層樓上丟下，丟在街上死了。

人們更加自尊自大起來了。排擠和搗亂幾乎成爲常事。人們天天爲了一些細小的事情，互相爭執，互相罵詈——這可以用下面的一段對話來證明：

“你這種人，大概是錯活在世間的，最高判斷院未免太不認真了罷。”

“是啊，確是太不認真了，像你這樣的人，也居然活着……”

但是在表面上，倒也不見得有什麼搗亂。人們平常大概是很受用，吃的東西很好，點心很精美，衣服，更是加倍的溫暖，因爲人們大概都很喜歡講

求衛生的。

最高歡樂院的委員逐日輪流巡視人民住處，詢問他們身體安否，食物可適口不。

許多人的回答都說：“很好，”而且有的還這樣說：

“我們家裏小胡瓜已漬好了。醋漬魚也還有着，唏，唏……前幾天我秤了秤體重，却已增加了半磅了，謝謝上帝……”

還有別的向委員訴苦，說他的機會不好，最後判斷院的工作似乎太少了：

“你知道嗎，我今天出門去，走上電車，竟沒有空的座位了……好苦啊！我和我的妻子只好站在那裏！現在人實在是還太多，他們都互相擠軋，到處都互相擠軋，他們爲什麼擠軋——那是只有魔鬼知道了！……當初沒有把這些東西除去，實在是可惜……”

還有一個是忿忿地說：

“你該留心些！禮拜四五兩天沒有人來向我請安！真是豈有此理。難道要我自己跑到最高歡樂

院，求你們請安不成！……………」

### 十一 故事的結局

在亞谷的辦公署裏，工作和以前一樣地煩忙？人們都在那裏坐着寫。玫瑰色的櫥裏滿藏着歡樂檢定書，和視察錄。生兒的慶祝，結婚，游行，午飯，晚飯，戀愛史，一切的趣事，都詳細記錄在這上邊。有好多檢定書是寫的和小說一樣美。居民更要求最高歡樂院把這些檢定書刊印成書，以供居民的閱讀。

亞谷是始終靜默着。

他的背比從前更彎曲了，臉孔也更顯出灰色了。有幾次，他走到灰色櫥那裏，長時間地坐着，也和從前坐在灰色櫥裏時一般。

有一次，亞谷忽然從灰色櫥裏跳出來，口裏大聲嚷道：

“殺！殺！殺！非殺不可！”

但是一見了那些在紙上奮筆直書的辦事員的手——那些手在紙上不停的寫着生活的記事，正

和從前寫着死人的記事時一般——他忽然揮着手，跑出辦公署門外——從此就失蹤了。

從此就永遠失蹤了。

關於亞谷的失蹤，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一時謠言很多，但亞谷却終於尋不見了。

而那些人們，那些亞谷起初要想殺盡，後來忽然哀憐起來，後來忽然又要想殺盡的人們呢，現在已經是很多很多了。在這中間現在是也有好的，也有壞的，而且竟有許多實在是值得廢棄的——這許多人直活到現在，彷彿從前竟不曾有過一個亞谷似的，彷彿竟不曾有人提出過生存權的問題似的。

# 他們又用那絞樁了

——猶太 I. L. Pereo

從前有一個王國，那個國裏的百姓，都不是十分善良的好人，也不是十分奸惡的壞人——却都是不好不壞的庸人，就中只有一個算是比別的人好些，更有一個算是比別的人壞些。那國王倒是個賢明正直的君主，他懂得了怎樣收服人心。他是向來不用嚴刑重罰的。百姓怒憤了，他有方法撫慰他們，囂強頑固的，他也有方法感化他們。在那位國

王當朝的時候，不用說沒有看見殺過一個犯人，便是監獄裏也是空空的，王后還在那監獄裏養着母雞哩。

要是有人犯了罪，國王就叫他隨意捐出一些錢來，佈施窮人，這樣就算是刑罰了。

“到了將來，”國王說：“百姓一定明白絞樁的用處了。把一枝木樁插在市場當中，作什麼用呢，人們怕不會懂得罷！”

可是說完了這話後，國王忽然長嘆了一聲，沒有人明白國王爲什麼嘆息。那時那公主——國王的獨養女兒——正在旁看着。她就逼住她父親，要他說出嘆息的原因來，國王拗不過她，才秘密地向她說了出來，說是他因爲怕兩個人所以嘆息着。他說，他能夠治理國家，只是因爲每個人的中間，好和壞是混合在一起的，人們到他跟前時，奸惡的習性，就隱沒了，善良的習性表現出來；……但在這國土裏却有着兩個人，一個是十足的好人，一個是十足的壞人。“假如這兩個人，”國王說，“一朝會見了面，那時我就沒有方法可以救治，那時人們從



新又要用着那絞樁了。……”國王的女兒聽了這話，細細地想了好久，不明白國王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噢！”她搖着頭說：“老人家說的話總不免有些老昏罷！”

有一次，在京城舉行大賽會，全國的百姓都趕來，那國王害怕的兩人——一個是十足好的好人，一個是十足壞的壞人——也趕來了。

於是就發生了下面的一回事：

那十足壞的壞人，見了豎在市場當中的絞樁，就高聲地向着大眾說道：

“朋友們，你們真是可憐啊！犯人就絞的時候，身軀吊在空中的那種把戲，你們好久沒有看見了！”

“不錯，不錯，”羣衆開始嘈雜着。

那十足好的好人聽了這話就說：

“朋友們啊，你們真幸福，萬分的幸福啊！上帝和神保佑你們；你們都得良善安分地活着，所以在

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被絞了。”

“不錯，不錯，”羣衆又是一番嘈雜。

“不，”那壞人又說，“人世並不就是天堂，神在世間是沒有的！到處所有的只是罪惡，凡人都是罪人，都是囚犯。但人都怕別人搗穿了自己的罪惡，所以也不敢去告發別人的罪惡，因此那絞樁就安放著沒有用了！”

衆人寂靜着，心裏却有些忿忿。

那好人好待說話，壞人就攔阻他不許他說。

“諸位先生們！”壞人又說，“假如我說的話不是實情，那末請諸位看罷！在你們中間那一位是心地清白，敢立刻用手指點出一個應得被絞殺的人來呢！在這裏怕不會沒一個應得被絞殺的人罷！”

羣衆彷彿驚怕的樣子，都向後退縮了。

“你們這一班罪人，看哪！”那壞人嚷着，“你們看，我的話還有半個字不實嗎？哈，讓我來說一句，只有我是清白的！我什麼都不怕！”

“這人應該處絞刑！”說時他就用手指着那好人。

那在旁的羣衆更加害怕了。

那好人正待分辯時，壞人却不許他開口。

“方才他這樣讚揚你們，並不是無故的！他有作用！他想把那絞樁毀了！沒有了這絞樁，你們就會到壞的路上去，你們子孫便都無所畏懼，都要變成壞人了！看哪，你們又不是他的親生父母，你們怕得罪了他嗎？凡是心中沒有虧心事的，不願怙惡的，大家都來幫忙，絞死了這人罷！”

於是壞人從身邊取出一根索子，立刻就有幾百隻手挈着，把這索子套在絞樁上面。一分鐘過後，那十足好的好人就被絞死了。

原來那國王嘆息着，憂慮着，並不是無因的——他們又用那絞樁了……



# 幸 福

——猶太民間故事

伊佳培魯是一個大富翁，在S鎮上開着一家大衣服舖子。因為他有的是錢，所以鄰近人家沒一個不羨慕他。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叫羅賽琳，生得非常美麗，所以鄰近的富家子弟，都央了人到伊佳培魯家裏去作媒，從早到晚來去的人，真是踏穿了門檻。

有些人嫁女兒是專在銀錢上着想，只要嫁一個有錢的女婿，不愁穿，不愁吃，就算了。伊佳倍魯可就不是那種人。虧了上帝的恩惠，他已是很富了，他做了很好的買賣，可以安穩地榮華地生活，不用再去靠傍人家了。鄰近的富人都不過是羨慕他女兒的美貌，想用了錢來買她，但這些錢又有什麼用呢？

除了這個，伊佳倍魯又知道這許多求婚的隣家子弟，都是很平凡，很無用，面目可憎的；而且從猶太法典上看來，他們又都是沒什麼高尚理想的！因此他決定要把他的獨養女兒嫁給一個聰明伶俐漂亮的人，有錢沒有，倒是沒什麼要緊。

過了不久，這樣的人居然找得了。這人叫台維德，是伊佳倍魯鋪子裏的夥友。他確是個美貌而且漂亮的少年，伊佳倍魯和他女兒都看中了他。不久，他們倆就正式訂婚，一切都照着摩西的儀式與信仰。

隨後，伊佳培魯決定過了三個月，就正式舉行婚禮，假如上帝准許的話。

## 二

伊佳培魯時常到柏林去，替他的舖子辦些貨物。他女兒訂婚以後，他本來要去那裏，做些交易。這一次他就帶了他的未來女婿台維德同去，使他長點商業的智識，並且好把做買賣的秘訣傳授他。到了柏林，他們就在一家旅館裏住下。有一天，伊佳培魯和台維德走了數家店舖，接洽買賣，忽在一家珠寶舖的門口停下來。那舖子內陳列許多珍奇奪目的珍珠寶石，引誘過路的人們。他們倆走了進去，伊佳培魯選中了一個鑲着美麗鑽石的戒指，就買下來，代價便花去了他的資產的五分之一，好不貴啊！

晚上，回到旅館裏，在上床睡覺以前，他們把這戒指十二分小心的收藏起來，放在一口衣櫥後面的角上——藏在那裏是千穩萬妥，誰也找尋不到的！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們倆都忘了戒指放在什麼地方。他們翻箱倒籠地搜尋了數多次，仍是不見。於是伊佳培魯和台維德失去了戒指，很掃興地回

到了家裏。

當伊佳培魯向家裏人敘述失去珍貴的鑽戒的原委的時候，那時家中人的驚慌痛惜，恐怕沒有一支筆能夠寫盡罷。伊佳培魯的妻子號哭起來，羅賽琳啜泣着，伊佳培魯幾乎已不省人事。其中最難堪的却是台維德，因為伊佳培魯說出來，他很疑心台維德偷走了那鑽戒。

台維德受了冤誣，忍不下來，第二天早晨，就離開伊佳培魯的舖子走了。當然，他和羅賽琳的婚約，因這一來，也作為無效。他到了附近的市鎮上，把他生平辛苦攢集下來的一些錢，獨自在那裏開了一家小衣服舖子。

### 三

過了兩個月後，伊佳培魯又到柏林做買賣去。他到柏林後，照舊住在前回住過的那一家旅館裏，恰巧他又和台維德相遇，他也是為了買賣的事情，來到柏林，住的房間正在伊佳培魯的間壁。到了晚上，當伊佳培魯把外套掛在衣櫥上時，突在櫥角上



摸到一件東西，說也奇怪，他在前一次來柏林時失掉的那隻鑽戒，居然又找到了！他這才覺得先前是冤枉了台維德，便忙走到間壁，再三向台維德謝罪，而且請求重行訂婚。可是已經太遲了！台羅德已經和另外一個女子結了婚，而且已經自己開了一家很興旺的鋪子。

伊佳培魯從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悲痛而且失望。在整個晚上，台維德從間壁聽得了伊佳培魯的嗚咽的哭聲。

#### 四

八年的時間忽忽地過去了。在這八年中間伊佳培魯種種的命運不濟。他的夫人早死了；羅賽琳愛上了一個外鄉人，一同走了，以後竟是影踪全無。伊佳培魯自己的家產，也逐漸中落。他的一切經營，全遭虧折，他竟窮得一天不如一天。後來直弄得一個大都沒有。他被他的陋屋的屋主驅逐出去，步行着流落到外鄉的一個市鎮。在那邊他全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他只好行乞了。但是對於台維德

呢，命運好似又很照應他。伊佳培魯一天天的窮下去，台維德卻一天天的富起來。除了那衣服舖以外，他又開了一家大百貨公司。此外他又當選為地方公社的社長。許多慈善機關是他所創立，鎮上以及附近一帶的貧民都向他祈求禱告。

有一次伊佳培魯到了這個鎮上來行乞。恰巧台維德的馬車經過，在路上見了他。他已不認得台維德，可是台維德卻還認得他。他便下了車，走到伊佳培魯身旁，從袋裏摸出三十盧布，給了他，說道：“請你拿了這一點，到澡堂裏去洗一個澡，再買一套新衣服，才後便到我家裏來罷！”他把他的住址告訴他，卻故意把他的姓名瞞住了不說。隨後台維德仍舊坐上馬車走了，伊佳培魯呆呆地瞧着台維德的馬車，半晌，直到看不出馬車的蹤影時，才醒過來。他心裏充滿着熱烈的希望，以為這個不相識的富翁，會把他從窮鄉中救出。他很高興地走進一家舖子裏，買了幾件新衣，才後忙到澡堂裏去。但是當他脫去衣服剛走進浴盆的時候，一個偷兒把他的衣服連同衣袋中藏着的最後的幾個錢都偷

走了！

但是知道他的錢物被偷走了，伊佳培魯毫不憂傷，他反而跳着嚷着，表現着無限的歡欣。澡堂的掌櫃當他是瘋癲了，想把他攆出去。可是不行，伊佳培魯見人便打便抓，不讓人家走近他。他照舊跳舞着，高聲地唱着禱告。

一面台維德回到家裏，等着伊佳培魯，等了好久，仍不見來。末後，他等得不耐煩了，便親自走到澡堂裏去。看見了伊佳培魯一絲不掛地在浴室中儘自歌舞，他很爲驚異。他忙叫人重買了一套新衣服，給他穿好了，便和他一塊兒回家去，和他一同吃飯。

飯後，台維德和他一同走進一間內室裏，便把自己的姓名告知他，請他終身留在他的舖子裏作事。臨了台維德又問伊佳培魯道：

“在你的人生，我：兩件事實，始終不能明瞭：你總該記得那一回你在柏林旅館裏，找得了你的鑽戒時，你整整的哭了一個晚上。那個鑽戒，在你是不想找得的了，居然竟在無意中找得。那麼你不

是很該歡喜嗎？爲什麼又要哭呢？但是，你在澡堂裏，除了身子以外窮得什麼都沒有了，你卻反歡欣狂笑了？世間實在沒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了，你爲什麼還笑呢？

“是啊，台維德，”伊佳培魯回答說，“當我從新找得了四月前失去的那個鑽戒後，我知道我的幸福，已經太大而且過分的大了。我相信，過大的幸福，是不久便要破裂的，所以我在那天晚上，覺得很悲傷，哭了整個晚上。今天，當我赤裸着空無所有時，我的不幸和貧窮也已到了極端。我明白貧窮過大了，不久也是要破裂的，而幸福將從新再臨。這就是我在澡堂裏狂跳，歌舞，歡笑的緣故了……  
……”

# 列寧和俄皇的故事

——蘇聯賽甫里娜

這是一個很大的府，（註一）和省城以及大都市距離都很遠。在這一府裏邊，差不多可以分成無數不同的國土，在這府裏到處都有金礦，酒坊和脂肪工場。在這府裏有着連阡盈陌的肥沃的黑土，在廣大的牧場上豢養着大羣的綿羊和山羊；著名的阿淪堡（Orenburg）產的坎肩便是用這些羊身上的軟毛製成的。那邊的居民很多，而且是各種模樣

的；他們從各處地方遷來，保守着各處的風俗習慣。走進內地去，沿着沙馬爾迦(Samarka)河，深入那邊的草原，有着摩爾特溫人(Mordvians)巴希吉爾人(Bashkirs)游牧的吉爾思人(Kirghes)的許多小村落。他們的種族不同，生活方法不同，信仰也不同——有柏拉華斯拉夫尼派的信徒(Pravoslavniés)，有舊式信仰者，(註二)有回教徒，有薩巴泰利安派信徒(Sabbatarians)，有福音教徒，更有別的宗派的信徒，他們各各隱藏着自己的信仰，同受這偏僻地方的政府的轄治。

在那邊，富庶的農民有佔着幾千‘台西丁’(註三)的土地的，但也有貧窮到連一間草棚都沒有的。在那最僻遠的地方，黑暗的無智的哥薩克人住處以及俄羅斯人的村莊，却有着許多小智識階級——醫生，教師，農事專家，圖書館員——他們是被鄉村的鄙塞和愚昧迫壓慣了。有時他們也從阿倫堡揀得幾張報紙，把俄羅斯的旁的地方的新聞，傳到了這窮鄉僻壤裏去。但是這些收到的報紙大多是隔着好多日子的，而且也只有在大路上的

哥薩克人住宅內，或者在金鑛內，或者在府城上，才能夠看到。至於在那遠處的村莊，却永遠不會看到一張報紙，也不會聽得一件新聞的，那些村莊隔着府城和到阿倫堡去的單軌的鐵道路線有一百多俄里遠哪。

在我們那個村莊裏，有些農民常常把克倫斯基和羅祥科（註四）這兩個名字混和着鬧不清楚。婦女和青年對於這一些談話更一點感不到興味。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混亂的冬季，鮑爾希維派起事的消息驚天動地般的傳遍了近處的城鎮和遠處的鄉村了。和這個消息同時傳遍的是‘列寧’這一個名字。這名字傳來時，閩府的人民，雖然血統，家產，思想都大大不同，却沒一個不是十分注意的。在富庶的哥薩克人住處，在有着地產的舊式信仰者所管領的村莊裏，在各派的教徒中間，列寧這一個名字造成了他們的仇恨，牠彷彿竟是他們的深仇大敵，這一種仇恨，比一切崇拜英雄的狂潮還更熱烈些。可是他們少有說列寧是自私的。他們編造了許多傳說故事，把列寧當作是天上放下來的

妖魔和怪物。我聽見過舊式信仰者和各派信徒發狂似的背誦着聖書裏的文句，稱列寧爲牲畜第六百六十六——這原來是反基督徒的號數。他的名字傳遍了各個村莊的深僻處所，在那邊別種人物的姓名絕難流傳，只有列寧的名字却是流傳了，神奇的流傳了。一說起他的名字，在富農中間是抱着一種畏恨的態度，在貧民中間，是帶着信仰和尊敬的态度。我所聽得的各個故事，只有一個，似乎比別的記憶的更爲清楚，而且至今這故事彷彿還在耳旁呢。

這個故事我是從到城鎮裏去的棧道中聽得的。在一九一八年風雨的冬天，農夫尼克泰，米奴駭夫(Nikita Minushev)走上一百四十俄里的路程，到府裏去探聽新聞，他帶着我同走。一路上是砭骨的寒風和繽紛的瑞雪，我們被逼迫着，天還未晚，便只好走到一個郵站裏去息宿了。我們在米奴駭夫熟識的一家草舍中憩下。在一張兀陲不平的木牀上，和幾條放在年久發青的茶缸前面的板凳上，已經有着許多從半路折入的旅客在那裏歇息



了。他們用了鄉農的斜視的眼彼此相互的覷着，直到了天色暗下時。他們交換了一些意見，麵包的價錢啊，貨品的缺乏啊，總是這一些老套，他們又十分，十分小心的講了些關於本地的新近狀況的話。但是到了晚上一點鐘，因為農人們的污穢的衣服上的水氣蒸發，以及聚居在一間小草舍中間的許多人呼氣的緣故，屋子裏佈滿了水氣，燈光在天花板底下搖曳着，放射出朦朧的影子，於是有幾個農婦談講起來了。那個瘦削的灰色臉龐的婦人，一雙烏黑的眼閃爍着，灰黑色的頭髮在她的肩坎底下飄動着，她向着那些不曾睡熟的人們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列寧以及列寧怎樣和俄皇共分人民的故事：

從前有一次，俄皇米哥拉希加（Mikolashka）手下最重用的一名大將，去見皇上。他說：“唉，不好了，陛下啊！陛下應得知道在某處某國裏出了一位精通百般技藝的人物。沒人知道他的出身，他沒有帶着護照（註五），他到處出名是叫作‘列寧。’這

人膽敢威嚇陛下，他的口氣真大啊：他說要來見陛下，見俄皇米哥拉，他說只消用一個字，就能把陛下的兵士全收服了去，就能叫當朝的文武官員，貴爵，連陛下，俄皇米哥拉自己。盡數化作塵灰，給一陣風吹散，他居然敢說這麼大膽的話。”

俄皇米哥拉希加聽得了這話就害怕了。他蹬着足，握着拳，大聲叫道：“快寫一封信，寫一封信給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人。去和他說，叫他不要用了他那個字來和我作對，不要把我以及我手下的官吏貴爵都化作灰塵，我情願把我的國土的一半給他，只求他不要和我為難！”於是便有許多精通文墨的人帶着紙筆跑到俄皇面前；他們磨尖了筆頭，寫了一封信給那列寧，說：“算了罷，列寧啊，請你不要拿你那個字來反對俄皇米哥拉。你還是分去了俄皇的一半國土罷，你也不用打仗，也不用罵人！”過的不久，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人，就來了回信了。列寧寫給俄皇米哥拉希加的信是這樣的說：“算了數罷，俄皇

米哥拉希加啊，我就依了你的，我願意領受你的一半國土。不過這一半國土應該怎樣分法，我要先和你立一個約。不要照省分，不要照府分，也不要照縣分。我倒有一個好法子，只有照這樣的分法，我才能夠依了你；總之再沒有第二句話講，我是一定要照着這樣分的：俄皇米哥拉希加，你把你的‘白骨’——你手下的將軍，文官，武官，以及他們的一切爵位，勳章，華美的肩章，尊貴的夫人，‘白骨’的孩子——都帶了去。把你的紳士，地主，以及他們的財富，他們的綢衣服，絨衣服，他們的金銀碟子，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了去。把你的商人，連同他們所有的貨物，所有的無價財寶，所有的銀行存款，都帶了去。把一切的工廠，工廠內的設備，機器，資本，也都帶了去。這一切都算是你的。只消把那些‘黑骨’給了我——農夫，兵士，工人，以及一切下賤的’給了我。只消再把牲畜，草原，耕地都給了我，那就夠了。”

俄皇米哥拉希加接得了這一封信後，歡喜的發了狂，他的兩腳脛交互的叩着，拚命的拍着手，

一面便下了一道命令，給手下的大將以及文武官吏，說：“快寫一封回信給列寧，只說我們一切都依從了他。哼，還有人說他是一個聰明人，說他有着一個秘密的字哩，他竟是這麼傻的！因為他情願把所有的寶物，所有的商人的貨品，所有的地主的財產，都剩給我，他自己只拿去了那些毫無用處的‘黑骨。’就讓他拿去罷，我們再招一班‘黑骨’來，保護我們的財寶，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我們照舊可以練成兵隊，我們照舊可以平安榮富的生活着，再不會有什麼災禍了。”於是就有一般通文墨的人，喘息未定的飛速的跑到俄皇那裏。他們磨尖了筆鋒，寫成了一封回信，說俄皇一切都依了。他們連向着列寧說些譏刺的話都不敢，因為生怕列寧想着這個買賣做的不好，忽然變卦了，又要拿出他的秘密的字來反抗他們。

於是兩面都說妥了，一切很平靜的進行。列寧把所有他的兵士，他的農夫，他的工人全招去了。俄皇呢，也拿了他的‘白骨’願自去了。當農夫，兵士，工人都聚集在一處的時候，就來了一個很樸實

的農民，向他們說了一聲“同伴們，日安！”於是你的眼睛望去，遠遠的就看見這農民和所有的人都握了手，他高聲說：“你們和我永遠是平等的，和現時一個樣子，同伴們啊。大家都跟了我來，聽着我的教訓罷。我學過一切的技藝，我的同伴是不會吃了虧的。”於是兵士們都照着軍隊裏的儀式，齊聲回答他道：“好，列寧同伴，我們都準備好了！”至於那工廠的工人，他們在城市裏住慣。是有點智識而且是懂理的，他們也沒有反對他。只有農夫心裏不快，他們覺得這交涉是辦錯了，他們便起頭向列寧瞧着，喧噪着責問道：“你爲什麼把這些無價的財寶都斷送了呢？假如你把這些財寶分給我們，我們的景况也許更好一些罷。”但是列寧只是微笑着，點點頭，用了這幾句話來回答道：“不用着急，不用來責備我，你們快把牛牽攏來，去幹你們自己的事罷，一切便會立見分曉了。我沒有把財寶都取過來給你們，是因爲你們的人數是整千整萬個。而那些‘白骨’們却不過是幾十幾百個。要把地面所有的‘白骨’都掃除了自然也不難，我只消用一個字就

好了，但是這還沒有準備的充足——我還不曾通盤的籌劃過。但是對所有的‘黑骨，’我却確已有了一個字了。所以我對俄皇說：“‘白骨’們無論到那里，都將要找不到兵士和工人了，兵士和工人都將歸入我的部下，不會再替你們當差了。你們這一批‘白骨，’都不是生產者，却只是消耗者，所以這是一定的，在青天白日底下，你們這一批‘白骨，’都不能活的久長了。”

事情是這樣的過去了。便有一個騎在馬背上飛奔的人，來到列寧這里，是俄皇米哥拉希加差他來送信的。米哥拉希加的信裏說：“阿呵，列寧，我上了你的當了。你把所有的‘黑骨’都取了去，贖下給我的，只有消耗者，却没有生產者。我手下將軍，貴爵，都一無用處的站着，和失去了兵士的馬匹一般，他們整天的只是喝酒，喫肉，身體一天天的肥胖起來。紳士們，地主們把所有的積蓄都喫盡當光了。他們箱子裏所有的好衣服，都已取出來着了，而且着的很髒了。我的許多商人，都破了產，因為失去了農人的主顧，他們的貨物就沒有銷路。我的許

多工廠主更糟，他們的機器都朽壞了，因為他們雖有學問，却沒有經驗——他們連釘一枚螺絲釘都不會。我要招‘黑骨’來作工，却不曾招得一個。他們都因了你的那個秘密的字投到你那邊去了。現在我們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除死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我的手下的大將都安排着要來打倒你，這樣才能把那些‘黑骨’都奪回來。”

於是‘白骨’和‘黑骨’的戰爭起來了。可是‘白骨’不能支持的久長，因為那些大將和上級軍官是只能向着兵士們發號施令的，他們只能把他們手下的兵隊，調到了東，調到了西，自己却不會出馬打仗，因為他們的身體是太嫩弱了。因此果然不出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人的意料，那些‘白骨’在白日地下不能支持的久長，他們都化了塵灰，給一陣風吹散了。

燈火熄滅了。睡在屋子裏的農夫們正在鼾聲大作，一個婦人嘴裏喃喃的似乎問了句什麼話。但

是著着羊皮褂子枯坐在地板上的那瘦削的老農夫却兀自背誦着，背誦着方才那婦人所講的故事裏的有趣而警闕的詞句，彷彿在教堂裏做禱告一般。這是在那一府的農民所流傳的關於名叫列寧的人的第一個故事，在那府裏流傳的故事本來很少，而且許多歷史上著名的人物的名字，在那邊向來是湮沒不彰的呢。

(註一)即 Ooyezd 俄國的行政區域，約當我國一府的大小。

(註二) Old Believer 係俄國鄉間一種教派，不主張改變宗教儀式的。

(註三) Dessiatine, 每合新丁約合二·七英畝

(註四)克倫斯基 (Krensky) 是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的內閣總理，羅祥科 (Lozianko) 為革命未起時之下院議長。

(註五)在帝政時代，俄國人民旅行國內也是要打護照的。無護照的人，便是‘來路不明’的人。

賽甫里娜 (L. Seifulina) 是蘇聯新進女作家。譯者



產。她的第一部作品於一九二二年在西伯利亞出版，在此書未出版以前，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以後不上二三年，她却成爲革命俄國站在最前線的小說家了。她的著作並不多，不過“Humo”“Alexander Macedonia”等幾種。但她却以描寫革命後的俄國農村生活見稱，她是屬於所謂革命的寫實派的。這一派代浪漫的英雄主義的初期革命文學而繼起，在近幾年最爲盛行。要找赤俄人物的類型，我們就必須一讀賽甫里娜的作品。

賽甫里娜的文章非常簡明易解，詞句短而遒勁。她的筆下流露出一種詩的美與生活的美。“一個作品或一篇小說你讀了以後，要是立刻覺得想做文章，想做些事，想活動，想生活，想愛，想恨，那才算得是一種藝術作品。要是不然，你讀了以後便覺得疲倦，覺得昏昏思睡，或者忽然想起要去買些烟草，那便算不得一種藝術作品。因爲這一類的作品，對於我們的生活，不能給與愉快，也不能給與痛苦。”這幾句話可以概括賽甫里娜的藝術觀。



# 消 極 抵 抗

——俄國Maxim Gorky

一個心地和善的人打量着應該怎麼才好，  
臨了他決定道：

“我今後不強力去抵抗罪惡了，我要用忍耐來  
克制他。”

這人可不是志行薄弱的。他決定了以後便安  
心忍耐着。

伊格蒙 (Igemon) 下面的人聽到了這事便去

報告伊格蒙道：

“在治下的百姓當中，有一個人忽地變了怪模樣。他不活動，也不說什麼；顯然他是想欺瞞上官，想裝作沒有他一個人的樣子。”

伊格蒙生氣道：

“怎麼？誰敢這樣？快把他帶過來。”

那百姓帶了過來，伊格蒙便下命道：“把他搜一下。”他們在他身上搜檢了一會，凡是值錢的東西，像錶，結婚的金戒指之類，都抄了去。他們把他口中鑲着的牙齒也拔了去，因為那也是金質的。他們又把他的新帶子解下，把他鈕扣割去，隨後報告道：

“都搜過了，伊格蒙。”

“搜到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只不過幾件與不相干的東西，我們已給他除下了。”

“在他頭上呢？”

“頭上大概沒有什麼了。”

“那麼快叫他進來。”

那百姓走到伊格蒙跟前；從他提着中衣的那副神氣，伊格蒙一見便知道他對於生活的一切磨難，都已有了準備了。但伊格蒙想嚇他一下，嚇得他靈魂都飛去，便大聲猛吼道：

“吓，百姓，你來嗎！”

那百姓却很鎮靜的進來，回答道：

“是，我把整個的‘我’都帶到此地了。”

“你現在所幹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伊格蒙，我沒有幹什麼。我不過想用忍耐來戰勝一切罷了。”

伊格蒙聳起身子怒吼道：

“阿，還敢說‘戰勝’嗎？”

“是，不過想克制罪惡罷了。”

“休得胡說！”

“我不是說你。”

伊格蒙不相信，又說道：

“要不是我，你說的是那個呢？”

“是我自己。”

伊格蒙喫了一驚。

“且慢。你說罪惡到底，什麼意思？”

“罪惡就是抵抗。”

“你敢說謊！”

“天知道我不說謊的。”

伊格蒙出了渾身的汗。

他看着那人心裏細想：他到底爲着什麼呀，想了一陣又問道：

“你要些什麼呢？”

“我不要什麼。”

“真的不要什麼嗎？”

“不要。只請你准我去教導人民都忍耐着學我的樣就是了。”

伊格蒙咬着鬍子重又細細的想，他的靈魂常在幻想裏尋開心。他喜歡在土耳其浴中噴噴蒸氣，發出肉慾的快樂之聲。總而言之，他是最喜歡尋生活的快樂的。只有一件事他不能容受，便是無禮和反抗。要是見了無禮或反抗的人，他便顯出一種手段來，使什麼東西都軟化，使抵抗者的骨肉都變成肉醬。但是當他並不忙着享樂忙着殘殺百姓時，他

便喜歡幻想，幻想全球的和平，幻想靈魂的超渡。

他慌慌張張的向那百姓瞧着說道：

“還沒多時，你的思想是和現在相反的，現在爲什麼變到這樣呢？”

說到這裏，他的心腸軟下來，嘆了口氣說道：  
“這是什麼來由？”

那國民答道：“這是進化。”

“對的，兄弟呀，我們的生活都是這樣的。起先是這樣，末後又變到那樣，我們從這邊換到那邊，不知道那一邊好，我們簡直無從挑選。”

於是伊格蒙又嘆了口氣，因爲他知道人總是愛祖國的。那時各種危險思想都在他頭腦中經過，他想：

“看見一個百姓柔順而且平和，委實是快意的。但要是個個人都停止抵抗了，那不是把我們每日的開支都削減了嗎？不是把我們的旅費也節省了嗎？我們也許失了賞金。……不，他不見得全不抵抗罷。這混蛋也許是裝作假惺惺，要把他試驗一下才好。用什麼法子對付他呢？叫他做一個誘人犯罪

的間牒呢？他那副神氣又不像，他的個性的缺乏，便戴了面具也看得出的。此外他的口才顯然不見得好。叫他當一名劊子手呢？他可沒有多大的氣力。

臨了他想着了，便和手下的人說：

“把這快樂的人派到第三區消防隊裏，叫他去掃馬廐。”

照這樣辦了。那百姓很勤奮的掃馬廐，連一句話兒都不說。伊格蒙看着，見他那種忍耐的樣子，便有點感動了；他對於那人便漸漸的信任起來。

“但要是個個人都是這樣那便怎樣呢？”

經過短期試驗之後，他把他叫到衙門裏，請他抄寫一份捏報收支費項的公文。那百姓遵命抄着，而且並沒做聲。

伊格蒙感激得甚至迸出眼淚來了。

“不，他雖然文雅些，却不是沒有用的。”

他把那百姓叫了來說道：

“我相信你了！你去，去傳導你的真理罷，不過要把你的眼睛張開些。”

那百姓走到市上，又走到商場上，經過大鎮，



又經過小鎮，不論那裏總是說：

“你們做什麼？”

衆人見了他那種非常柔和的神氣，和他的人格，不由的都信任他。他們把所犯的種種罪惡都向他表白出來，甚至於最隱秘的思想都宣洩無遺。其中有一個想要偷竊，又想避免刑罰；有一個想詐欺人家；又有一個却只想誣蔑別人。他們都和純粹的俄國人一般，只想避去生活的責任，現成的享受好處，却又想把一切的義務全忘却了。

他和他們說：

“呵，請你們不要這樣罷，因為有人說：‘生存不過是受苦，但是苦痛是從欲望來的；所以要想消滅苦痛，須把欲望消滅了纔好。’讓我們停止欲望罷。沒有欲望，一切罪惡便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這是千真萬確的。”

衆人自然歡喜，這話好像合理而且是極簡單的。於是他們遇到應該反抗的地方，都屈伏了。他們都覺得解放了。

後來經過了多少時候，却不曾知道，只知道到

了末後伊格蒙覺得四周都變成平和，他有點怕起來。可是他仍舊裝作勇敢的模樣：

“這班混蛋都是假裝的。”

但這時候，那些蟲兒却始終不絕的完成他們的自然義務，繁殖得非常衆多，他們的活動也漸漸的放肆起來。

“何等寂寞呵！”伊格蒙心裏想，一邊把身子搖了搖，又把徧身搔了一遍。他把一個順從的百姓叫來。

“過來，快把我身上那些討厭的東西除去。”

他回答道：

“我做不到。”

“爲什麼呢？”

“我做不到，因爲這些東西就算討你的厭，但他們究竟也是一種生物，而且——”

“我要在一分鐘內把你變成死屍。”

“隨你的便罷。”

一切事情都是這樣。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他：

“隨你的便罷。”

可是他要想請他們幹些事情，登時覺得非常煩難了。伊格蒙的宮室一塊一塊的倒壞了！這是鼠兒咬壞的，鼠兒把案卷都吃了去，因此中毒而死。伊格蒙自己也頹唐得不堪了。他睡在榻上，照舊夢想他過去的情景。過去的生活何等快活呵！那些居民想盡方法，要想反抗命令。有幾個非判決死刑不可，死刑執行之後，便好擺着餅和酒，大張筵宴了。或者一個百姓到別處去做新事業；那是非得去禁止他不可的。這麼一來，便好支一注旅費了。有的時候他向上峯報告，他所管區域內的居民已給他殺盡了，他總可以得到特別賞金，而且還可以記一次大功。

伊格蒙夢想着過去，但是他的鄰人——別部落的伊格蒙——却照着老法子，依舊的生活着。居民依舊竭力的反抗伊格蒙。到處都是亂轟轟的。那些伊格蒙呢，奔到這邊，奔到那邊，沒有一定的目的。他們以此爲有利可圖，所以都覺得很有興頭。

於是伊格蒙忽地想着了：

“天啊！我上了那百姓的當了！”

他跳起來，在所管區域內，跑來跑去，見了人便推着搖着，嚷道：

“起來！醒過來！快起來罷！”

可是全不中用。他抓住了他們的衣領，衣領是朽爛了的，一抓便破了。

伊格蒙氣憤勃勃的大嚷道：“惡鬼，你們做什麼？爲什麼不看看隣國？單看中國罷。”

那些居民却都毫無聲息的匍匐地上。

伊格蒙恨着嚷道：“啊，上帝！怎麼得了啊？”

於是他祇好仍用欺騙的手段；他彎下身子附着一個居民的耳朵說：

“啊，百姓，祖國快滅亡了。這是真的，我可以宣誓。祖國總究是神聖的。現在可是很危險了。快起來，趕快抵抗才好。他們已經說過了，一切都可以自由活動，百姓啊！”

但是那垂死的百姓只呻吟道：

“我的祖國在上帝手中。”

還有其餘的呢，却毫無聲息，簡直同死屍一般。

伊格蒙很懷喪的嚷道：“可惡的聽天由命者呵！快快起來，一切的抵抗都許可。”

其中有一個，從前是一個好漢，以打落人家牙齒出名的，把身子略抬了一抬，向四周看了一眼，於是說道：

“我們還要抵抗什麼呢？已經沒有好給我們抵抗的東西了。”

“但是那討厭的蟲兒不是該抵抗的麼？”

“我們慣常了，也沒有什麼了。”

伊格蒙說得辭窮了。他憤恨得什麼似的起來大吼道：

“朋友，什麼事情我都應許你們；快救救你們自己；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做罷；什麼事情都許可，——那怕是自己吃自己。”

仍然是平靜和寂寞。伊格蒙眼見得一切都已完結了。

他號洶大哭起來；熱淚從頰上淌下；他把頭髮撕下，向他們大呼：

“百姓們呀，親愛的朋友呀，怎麼得了呀？難道

我自己反抗不設？你們想想看：從歷史看來，不得不反抗；替國家設想，更不得不反抗。你們看，我一個人反抗是不行的。我連警察都沒有，那些警察已給蟲兒吃光了。”

百姓們祇閃閃眼；好像便是把他們都用火柱刺着，他們也決不道一個字的。

因此他們在寂寞中死去；伊格蒙十分絕望，倒最後纔死去。

照此看來，可見得便是忍耐，我們也要有一個分寸纔好呀。

#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捷克察赫

那本書擺在他的面前，油墨還沒有乾哩，當他注視那書的時候，恍惚見有整千萬個的人頭，從他的肩上俯下來，恍惚是有整千萬隻的眼睛帶着各種的神氣，注射到他的思想和情感，這些思想情感，現在，在初次出世的時候，著上了莊嚴的印刷墨的衣服，在他看去，是多少古怪而且新鮮啊。

整整的一個禮拜他沒有走出門外去，在這一

禮拜裏，他把贈送的二十本書，一本一本的讀過，到了廿八日晚上，一個信差帶給他一封信，這是出版的書肆寄來的。他的手指抖顫着把信封撕開來，裏面是幾塊錢的稿費，還夾着一本最近的批評雜誌。我們應該說句良心話，他委實是先去看那本雜誌的，他在那雜誌裏瞥眼就看見了一篇批評他的詩集的文字。他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他的眼睛裏冒出火來了，那篇評論裏說着：他的詩歌已開了捷克文學的新紀元了，他拿一頂豔麗的花冠，供獻給捷克民族，充滿在這花冠裏的却是綿密的情緒的露珠和可愛的詩的芳香。

他還沒有把那篇通套的濫文調字讀完第六次，他就伸出手來，露出不恤的樣子，取過了那些錢，同時在衣櫥裏取出了些不成樣兒的東西。他就出門去，到那一條暗黑的街道，在一家冷落的燈光闇淡的店舖裏，他買了幾件新的衣服。

在幻想裏，他恍惚見着一個仙女拿了一頂月桂冠飛翔在他的頭上，這仙女的溫柔的體態好不面熟而又可愛啊。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走出門去，面上露出氣宇軒昂的樣子。在他的眼中看去。恍惚許多不相識的人也都必恭必敬的瞧着他。他在路上遇見了一個朋友。那位朋友隔着很遠，就伸出兩隻手，叫道：“恭喜 恭喜。”

“不見得，不見得，”那位詩人低下了眼睛，謙和的答說：“不過我倒很想聽聽你的批評。請你老實說，不要隱瞞罷。你喜歡這些嗎？”

“這些委實是不錯，這是真的。就是色彩過於暗黑了些，而且……”

“這些本來是帶着我的靈魂的色彩的。”

“可是資料和工作却真是出色。論到式樣，是又寬敞又秀美，這大概是最近的法蘭西式罷。”

“你這話不對，”詩人反駁着說，這時他略有些生氣了。“我倒不大喜歡法蘭西的格調。如果你要這樣的批評，那麼我敢說，有一部分倒是受了英國的模範作品的影響的。”

他的朋友只聽得一半，便說道：“那橫豎是一樣的。法蘭西也罷，英吉利也罷，總之是非常出色

就是了。如果我要提出反對呢，我只能指出一個缺點……”

“一個缺點！”那位著作家熱切地嚷着，而且顯出一種辯護的態度。“那麼是在那里呢？”

“就是袋子太多。”

那位詩人立刻撤去了辯護的態度；他的眼睛可怖樣的瞧着他的朋友，他的臉龐表示完全失望，他囁嚅着說：“你說的到底是什麼呵？”

“什麼？自然是說你的新衣哩。除了這個我還要再說什麼呢？”

“真是可笑的錯誤了，”詩人帶着強笑說明着。“我還當你是在談論着我所出的那冊詩集哩。”

“什麼？你出了一冊詩集嗎？我還是第一次聽得這事情哩。自然，你必得送給我一冊而且在書面簽上你自己的名字。”

過了些時，在路上他撞見了別個朋友，便向他問道：“你這樣匆忙的究竟是到那裏去？”

“我到書店裏去哩。”

“去做什麼？”

“虧你還問着，難道你還猜不透嗎？”

“對了，那麼和我同來罷，我那裏有着，不要你出錢。”

“謝天謝地！”他的朋友快活的叫着，他把詩人拖着就走。“我正想把我的餘剩的現款都花在這頭上呢。我老實和你說，我快活得發狂了，我出了神了。”

本書的主人見了他的朋友那種過分的狂熱的樣子，着實有些兒疑惑，便打斷他的話，問道：“在他們（指集子裏的詩）當你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是最小的那個，就是帽上插着阿爾卑薔薇花的那個。聽我說，她是怎麼一雙媚眼，怎麼一個妙態，怎麼……”

詩人登時分開了他的狂熱的朋友的手臂，帶着冰冷的調子說：

“我們兩個都誤會了罷。我以為你是到書店裏去買我那冊詩集的。”

“你的詩集？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我是

正想去買一張泰羅爾女伶今日演劇的票子喲。”

“實在對不起，那個可不能給你代辦哩。”

“阿，真糟呵，你和你的詩集！現在我只好仍舊回轉到書店裏去了。”

本書的主人走進了一家咖啡店裏，他知道在那邊，在那柱腳的背後，暗黑的壁角落裏，整天到晚有一羣少年人聚集着，隨口談論當日的時事，任憑是風頭出得十足的女戲子，任憑是白璧無瑕的歌女，一經這私設法庭的裁判，可就免不了要被指摘出一些瑕隙，給他們當作挖苦的資料。應酬場中女子頭上的假髻便是梳得非常適宜，或者音樂班的節奏便略有一些參差，或者極遠的地方開了一家新酒館，或者跳舞場裏便只鬧一個平常的笑柄——不論是什麼事，再也不會，絕對的不會逃過他們的注目的，而且也不會逃過他們的刻薄的批評的。“他們決不會沒看見我的那冊碩大的詩集。我也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意見當然是荒謬而又不公的，但總算得是一種意見罷。”

他在柱脚背後坐下來，靜靜的聽着。他等得不久就聽到了他們的話了。

“不，沒有什麼新鮮的意味兒，”有一個人起頭說着。“這種東西實在是太乾燥乏味了。”

“那麼你看這一册集子到底怎樣？”另一個人說。

“我真想不明白，爲什麼竟有人費了工夫去理這些無意味的東西呢！而且，在這裏邊，也並沒有什麼新奇，沒有什麼特別。這些幼稚的製作品，在現在看來，只顯出他們是怎樣的缺少創作力罷了。除了陳腐的裝飾之外，什麼都沒有。他們都是陳陳相因的，那些星呀，百合呀，鷹呀，女神呀，旗幟呀，不過如此的東西。”

（“我可以斷定他們是在談論着我的詩哩”本書的主人翁暗暗的感嘆。）

“呵，看哪，這裏也有一條龍！”

（“他們正在提及我的那篇龍的寓言哩，”詩人自己忖着。）

“這倒真是日本式。”

“可是這也不像是完全獨創的。”

“我也不是這樣想，我可以賭咒，這集子裏足有三分之一是純粹的模倣品。”

他們講到了別的事件去了。

那位詩人站起來，當他經過那些放言無忌的少年紳士的時候，他故意向他們瞥了一眼。帶着一種非常輕視的模樣。在這時候他看見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本翻開的冊子——一本外國郵票集。

有一家殷富的人家，我們那位詩人是時常到那裏去教鋼琴的。他的高徒是一位年青的小姐。——但是不能，我不能用了我的平凡的筆墨，去污蔑那位小姐的仙女一般的美貌；你們只消把本書的主人的詩集裏的第一首詩，翻出來一讀就是了；在那首詩裏他借用了黃金和白雪，夕陽和朝露烘託出那一位小姐，在那首詩裏他用了他的最美麗的詩的金剛石綴成的花冠，加在她的晶瑩的雲鬢的頂上。

這一位可敬可慕的小姐的父親，乃是一位頂頂大名的民族主義者。他是受全體崇敬的一個國民，許多的愛國機關和國民會社裏都有他的名字，而他又是國民通俗教育的倡導者，他的像片陳列在許多書店的玻璃窗上，下面題着一行字道：“民族之盾和劍就是民族的性格和語言文字！”他至少要把本國文學裏比較優良的作品都買了來，這是一定的；在這些書中，我們那位主人的詩集不免要落在他的心愛的年青小姐的手中，這自然也是無疑了。也許，在讀過了序詩之後，他在那些詩裏所表白的懇摯的戀愛，早就印入了那位小姐的心坎罷。

他的心突突的跳着，走進了那間屋子裏。

她向着他走來，手裏拿一本裝訂得非常精美的書。

阿，不出所料，這不是顯明的憑證嗎？

“這樣的裝訂，不知道中你的意不，瑞萊德先生？”

“阿，這些拙劣的東西，加上這樣華美的裝飾，實在是太不值。”

“不見得罷。這裏邊到有許多極美的小詩哩，我昨天讀過了兩首，在我沒睡着之先。”

瑞萊德揣想着那詩集安放在她的雪白的酥胸的上面時的光景，他的心因祝福而顫抖了，漸漸的沸騰了，從他的嘴脣旁發一個問：“你喜歡那第一首詩嗎？”

“哈，哈，哈！”她回答着，突然發出一種有趣的笑聲。

“阿，你怎麼笑起來了？你看起來，這首詩沒有什麼含意嗎？一點都沒有嗎？這首詩裏所描寫的人兒，身材，鬚子，眼睛，你素來熟識的那人——是呀，我要老實說了——就是你從你的鏡裏認識過的那人，難道你都辨不出來嗎？”

“什麼？這話真的太惡作劇了罷！”那位姑娘嚷着，她已有點兒生氣了。“你恭維得不大對，瑞萊德先生。”

那位倒運的詩人，居然碰了一個大釘子，於是他看了一看她手中的書。在那書的封面上畫着一個金色的橡葉的花圈，當中是一行德文的標題，寫



作曹佛戈爾詩集(Hans Sauerkoehl's Poems),而這書裏面的第一首詩,篇名是稱作詠我的安哥拉種的貓。

他纔相信他的美貌的高徒對於他的詩的才能,是連一點微弱的觀念都沒有,於是他穿過了那間屋子,這時却又遇見了她的父親了,他引他到了他書室裏去。

那位老年的紳士岸然道貌的在一把交椅上坐下,隨後請瑞萊德自己找一個座位坐着。

“我已經看出你是一個極有天才的青年了,”他起頭謙遜的說。

瑞萊德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啞啞的答不出話來。

“我現在想請求你——爲了我們倆都看作神聖的一件事情,”那位快活的父親接續說。“你沒看到我們民族精神,因爲受外力的壓迫和摧殘,已變成衰弱了嗎?現在到處不都是委靡不振的氣象嗎?在目前最急要的,就是要挽救這一種頹風,要在民族的中間放射出一道電火,使他們重新抖擻

起精神，重新燃燒着去幹神聖事業的熱心的火。爲了這個，如果單在俱樂部裏騷擾，或者在政海裏盤旋，全然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退到民衆的中間去，憑着火一般的舌，向民衆講演，把他們永遠的防衛，他們的古代權利，他們的語言文字，他們的文藝科學，指示給他們，而且用了激昂慷慨的，高潔的言辭去鼓動他們。是呀，你也願意把你的才能供獻到這一方面去嗎？”

那位詩人倒出了一驚。不錯，原來是如此啊；他已經讀過了那冊詩集，現在是在激動他去做愛國的詩歌哩。於是很謙恭的回答說：“先生，你太看重我的微弱的力量了。我雖然曾經嘗試着做幾首抒情的詩歌，可是我却並不覺着我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敢去做那些有重大影響的詩哩。”

那位老年的紳士的眼皮張大着顯出詫異的樣子。他說：“這和詩歌有什麼干係呢？哈，哈，哈！我再也想不到會把你誤會到這種無益的事情上頭去。哈，哈，哈！”

他誠懇的笑了一陣，隨後他又重新打疊起一

副端莊的容貌，向那受着委屈的詩人——這詩人這時又大失所望了——說出了一番話：“並不是什麼難事。聽着我說罷，我正在刊印一本政治的小冊子。我剛纔做好了這小冊子裏的文字。但我要說句老實話，我對於新近的文學作品，是既沒有工夫也沒有志願去加研究的，所以我所用的拼音，依舊是老式的，你們那一種新式的拚法實在是麻煩。是呀，我現在想請你把我的原稿校訂一下，拼音有要改的地方都請你改正。事情就是這樣。我那本小冊子的標題我已經選定了一個，就是我那一句格言：‘民族的盾和劍就是民族的性格和語言文字。’”

經過這一天的獻功的奮鬥之後，在當日晚上瑞萊德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的發刊的詩集，都飛回到他這裏，而且都含着眼淚，嚴厲的埋怨他，說他不該把他們刊印出去。

“我們打算加幾頁新的封面，新版不久就出來了，”這是過了一年後他從書店裏得到的安慰。“我們要把這書寄給一切文學書的主顧——雖然我也

料定總得有幾本是要埋在灰塵底下的。”

近代捷克民族文藝運動，最值得注目的更是十九世紀幾個捷克文學家：最早的是 Jan Neruda (18 9 1891)，他是個詩人，又是個小說家，代表六十年代的波希米亞的文藝復興。繼 Neruda 之後的有一個 Yaroslav Vrchlicky (1853-?)，又有一個察赫 (svatopluk Cech)，而察赫實比 Vrchlicky 更為偉大。

察赫是 Neruda 的繼承者，但是他在捷克文壇的貢獻可比他的前輩更多些。他的詩和各種散文的著作都很豐富。他的詩全然受捷克民族思想的鼓動，“Vaclav z Michalovic”，“Lesatnisky Kovar”（拉新丁的工匠），“Bosna Otroka”（奴隸之歌）最為有名，此外也做了好些有趣的短歌。散文方面他可以說是短篇小說的勝手，他的作品是受西歐及北歐自然主義的影響，而又不失斯拉夫民族渾厚神秘的氣質。他在近代捷克文學中的地位，亦猶之布魯金（Pushkin）和米凱微支（Micejewicz）在近代俄國文學的地位。

# “她愛我嗎？”

——波蘭卜魯斯

有一回，夜裏我在路德方場上遇見了我的朋友卡羅。他向半空中昂着首，怪異地無目的地彳亍着。他灣來曲去的行走，忽然停住了，忽然走向旁邊，忽然又退向後方了，忽然踏到青草上面，忽然又撞着路上的小樹了。

我看出他的兩脣很枯燥，兩頰也現出一種有病的紅色。

他還沒有把我認清楚，便慌忙地說道：

“你笑我嗎？我知道的，你覺我有些癡狂。但便是用了你的哲學的鎮靜劑，也未必能改變我的癡狂罷。你們許多大問題，於我是全不相干的！……戀愛——這却是我的最大的問題……”

“你是等待着什麼人不是？”

“這是不消說得的！”他用了流利的聲調回答着。“難道我還想瞞過你嗎？決不然的。而且我可以老實和你說，我在這裏度過好幾個全夜了，但便是經過一個禮拜的徘徊，只要能夠遇見她，看着她——便只是幾分鐘——我已經是很幸福了。”

“每次是這樣，總覺太單調了罷。”

“變化倒是很多的：一會兒我想着她實在是愛我的；一會兒却又猜疑起來，她究竟愛我不愛呢？有的時候，我故意玩着占定自己的運命，我就從方場的這邊走到那邊，一步一步的數着：‘她愛我’——‘她不愛’——‘她愛我’——‘她不愛’……但是今天我却發明了一個更加方便的玩意兒了。我隨便挑選一顆天上的星，隨後又在方場上找一個適

當的立腳點，從這一點望去，便會得看見那星剛巧在禮拜堂的尖頂的上頭。如果我立刻找得了那點，那時我的那顆明星就在十字架上閃爍着，這就見得是‘她愛着我’了……”

“你時常找着的嗎？”

“是時常找着的。……而且這個在我真是有說不出的高興啊。”

“祝你晚安罷。”我說。

“阿！”他握住我的手，低低的說：“你覺得有些詫異罷，竟有這樣的一個人，會把他自己的戀愛，和戀愛的方法，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

我走了十幾步路，在街旁的階道上站着。我那位朋友呢，重新又幹着他的玩意兒，像醉漢模樣的搖擺着。

從旁邊一條小路的灣角裏，閃出兩個黑影，經過那位戀愛的朋友的身旁。他和他們兩口子是誰也不曾見着誰，因為他是在專心一志的瞧着天上的星宿，而他們倆却又起勁的講談着。他們臂挽着臂的慢慢的行走，兩個人擠得緊緊的，看去竟像是

一件東西。那女子把頭靠在男子的肩上，男子呢，好像是握住了她的纖手。

當他們走近階道的時候，道旁的燈光正照着他們。原來這女的就是‘她’，這男的呢——是我的另一個朋友約瑟甫。

他們向我匆匆的行了一個禮，便慌忙的走去了。只有她却神經的握住我的手，兩眼注定了我的眼鏡，低聲的說：

“我很希望卡羅不知道這一回事，最好是連一個字都不知道……”

於是他們走開了，但是走了幾步她却又重新回過頭來，怯弱的看着我，而且又說了些話，這話的聲音竟低得和鴿子的翅膀裏所發出的微聲一般：

“要不然，我是要惱恨的！……”

我可以斷定，在這時候，我的朋友卡羅一定看見了天上的星正對着禮拜堂的尖頂的頭上呢。

卜魯斯(Boleslaw Prus)本名格羅伐支奇(Alexander Glowacki)，是現代波蘭有名的小說家。他基



個練天的藝術家，實證主義的門徒。所作最著名的有哨兵 (Placówka)，回波 (Powracająca Fala)，呢人兒 (Lalka)，法老 (Faraon)。法老一書已譯成全歐各國的文字了。



# 甲突斯台

——土耳其美列克女士

甲突斯台 (Djaddesde) 是一種遊戲，在土耳其閨閣裏頗為流行。聽說這一類的遊戲在西方也是常有的。遊戲的方法簡單得很：兩個人賭着，凡是對手方面接受一件不論什麼東西時，都要一句“甲突斯台”(土耳其語，意言“我正想着這個。”)如果不說這一句，那便算是輸了。這樣的玩意兒，有時可以延長到幾星期，或幾個月。有一會我曾經玩

過一年又半，後來也並不是因大家淡忘了，却是因為我的對手方漸漸厭倦不願意無限止的繼續下去，我們後來纔宣告終止。

從前有一個聰明人，他是時刻防備着婦人的狡計的。一天，他在沙漠裏旅行，忽然在路上看見一個白色的帳幕。那帳幕的頂上遮着聚樹的蔭，前面鋪着華麗的地毯。當他走近的時候，一個婦人從地毯上站起來，必恭必敬地邀着他到帳幕裏邊去。因為推却是失禮的，所以他便聽從了。

可是那婦人的丈夫不在家。當那聰明人走到帳幕裏，在柔軟華美的地毯上還沒有坐定，那婦人便捧了新鮮的聚實出來親自獻給他。在這當兒，他看見那婦人的手真是異樣的柔軟，又是異樣的纖細。

於是他自己警告着自己了，他記起了一句諺語：“婦人的手是妖魔的爪；”於是為自衛起見，他從腰帶裏取出了一本書，那書是他自己寫下的，所講大半是他自己的經驗。書面上是題着：“婦女的

媚術，狡謀，詭計一千種。”那女主人見了客人那種怪異的舉動，很有些疑詫，便用了又宛轉又美妙的聲音問他說：

“這當然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了，因為你不和我說話，却儘自看着這書。究竟這書裏面所講的是什麼學問，是什麼道理呢？”

聰明人答道：“這是講一種人生哲學，是於婦人無關的。”

那婦人聽了這回答，暗暗地納悶；她便不以為意地燃着了紙煙，再從她的長袍底下伸出了她那纖小的着着繡金的拖鞋的腳，走近了他身旁，從他的肩胛後瞧着那本書稿，說道：“這究竟是那一類的書，我着實要想知道哩。”

因此他把這書的內容告知她了。

“哦，”她說“那麼，你真的已竟學會了婦人的媚術和詭計嗎？你全已解答了婦女的祕謎嗎？”

“全都學會了，”他說。

“哦，那你竟是一個十二分的聰明人了。因為我想這一類的方法簡直是無窮盡的。”

“不，”聰明人說；“那也不過一千種罷了，已經都搜集在這里。”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那婦人向他瞟了一眼，表示出萬分驚疑不信的神色，這麼一來倒弄得他張皇失措了。可是在這當兒她忽然跳起來，臉色變成死一般的灰白，一邊細心聽着，一邊說道：“阿拉（回教中之上帝）救我們罷！你聽得那馬蹄的聲音沒有？我的丈夫回來了。要是他看見你在這里，我們兩個的性命都休了。現在把你藏在什麼地方呢？那邊——那隻箱子裏罷！”

箱子蓋揭開。那位“十二分聰明”的人便跳進去，卑躬屈節地蹲在箱角裏，她仍舊把蓋蓋上，用鎖鎖住，隨後把鎖鑰藏在身邊，便急忙去迎接她的丈夫。

“祝福阿拉，竟把你送回來了！”

“我的羚羊啊，我去了之後有什麼事沒有？”那騎士問着便把她摟在懷裏。

“當你在外邊的時候，來了一個哲學家——是一個聰明人。他向着我誇說，他自己懂得婦女的一

切詭計和媚術，隨後他便想愛着我。”

“那混蛋在那里？”那阿拉伯人忿忿地嚷着。

“起初我被他嚇得呆了。但是他却慇懃地說着……”

“不！不！”

“但是恰巧你來了——幸虧是你救了我！”

“這狗在那里？讓我殺了他！”

“在那隻箱子裏。是我把他鎖在箱裏的。鎖鑰在這裡！”

那男子急忙從她手中奪取了鎖鑰，奔到箱子前面去。他正想去開鎖，那少婦忽然格格地大笑起來。

“甲突斯台！”她嚷着，興高采烈地拍她的手掌。“你從我手中取了鎖鑰沒有說‘甲突斯台’啊！”

她丈夫張皇不定地向她看了一忽兒，於是帶着一種激刺的姿勢，把鎖鑰丟在一旁，說道：“你好不殘忍啊，因為要贏得小小的東道，却故意逗着我發怒？”

但是那婦人却只把手臂溫和地繞在他的頸子

上，央求似地說道：“我贏得的金練條，什麼時候才到手呢？”

於是他高聲笑了。

“對啊，”他說。“我立刻到鎮上，去給你弄來罷。”

於是他跨上了馬，騎着去了。這邊那妻子纔從她丈夫所丟下的地方找得了鎖鑰，打開箱子，把那“十二分聰明”的人放出來時已嚇得半截死去了。她嘲弄似地笑着，一邊催着他快走，一邊却又問道：‘你的書裏也有着這一條詭計嗎？’

美列克漢儂 (Melek Hanum) 算是現今土耳其最著名的女作家了。她也是新土耳其婦女運動的領袖之一，自從去年土軍戰勝希臘軍之後，美列克在國民黨政府下活動甚烈。這篇從匈加利出版的報紙 *Pester Lloyd* 中譯出。



# 時 鐘

——德國里漣克倫

在幾年前，我去拜訪一位年輕的夫人，我不見她的面，已經是好些時候了。從前在她父親的家裏，我曾度過許多快活的時光。到此時我和他第二次會面，她已經是個有夫之婦了。自從她父親母親死後，她承受了遺產，和她丈夫一同搬到她父親的老宅裏住下。當時我就在這老宅裏會見她和她的和藹的丈夫。我們談了許多往事，談談這個，又談

談那個。當我正要告辭的時候，薇萊夫人走來和我說：“你應該再到花園門口，瞧瞧四邊的風景，我記得你從前是最喜歡在那邊瞭望遠景的。”

“那是非常好，尊敬的夫人。”

於是我們三個走到了大門口。

“那邊是葛淪森，”薇萊夫人說。

“是那紅色的小塔不是？”

“不是，還要向左些；穿過蘋果樹，那邊就是了。”

“哈，不錯，我看見了。但那美麗的坎班禮拜堂却已不見了。從前確是有這禮拜堂的……”

“這在前年已被電火燒坍了。”

“你也，也不能算是最，最好的，”(Dudist der besto Bruder noch nicht) 在走廊上的那口古舊的，陸戈戈式的時鐘突然這樣地敲起來了。

薇萊夫人的臉上泛出了一陣紅暈，她便說道：“但是，博士先生，請你千萬饒恕我，我竟然忘了女主人家的本分了。你應當和我們一塊兒朝餐。”

於是那位年輕的夫人走開了。

一段美麗的，天真的小故事落在我的記憶裏，  
和一塊石頭落在池中一般。

過了不一回，我們都坐在席上了。薇萊夫人和  
先前一樣的歡悅。煎鰾已褪去了多時了。

回家去的時候，說起了往事我不禁微笑……

當薇萊夫人還是一個姑娘的時候，有一天正  
當煩熱的午後，她和我一同站在花園的大門口。我  
記得在現在已經燒坍的坎班禮拜堂上面，那天正  
飄着一面國旗，我們正對這個看着。

是這樣地寧靜。

那美麗的可愛的姑娘——魔鬼知道——躺在  
我的肩上了。

是這樣地寧靜。

我的右手竟然抱住了——魔鬼知道——她的  
纖腰了。

是這樣地寧靜。

我們相互接吻了。

“你也，也不能算是最，最好的，”那老舊的，陸  
戈戈式的時鐘這樣的敲起來了。

畢達克倫 (Detlev von Liliencron) 一八四四年生。一九〇三年卒。是德國新舊兩派過渡中間的一個詩人。他的詩歌以清新剛健見長，實開現代德國新詩壇的門戶。著有史詩，詩集，小說集多卷。這一冊集是從世界語的譯本重譯出來的。

# 伯爵的褲子

——匈牙利Eugen Heltai

上一次我遇見我的體面的朋友頗勃羅虛伯爵時，他比平常的時候都還窮，有好久他沒見過金錢的面，甚至連想也不會想起了。他碰見我，似乎也不大高興，大概因為他的一雙精於賞鑑的法眼，已經看破了底細，知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憐。盡我的所有，至多不過能付一杯咖啡的錢罷了。話雖如此，我們倆却仍舊踏進了一家咖啡店裏。

“上次我看見一張值一百克倫鈔票，這是正月裏的事。”伯爵說，說時帶着欣慕的神氣。“那張鈔票是美麗……還是全新的，而且沒有皺摺……是一位先生——約莫三四十歲光景——拿出來會帳……他坐在那邊靠着窗子，就是現在那位太太坐着在看‘Figaro’報的那個座位……我從這裏看過去，十分清楚……當時我看的很仔細，彷彿我預先知道只有這一次，以後再沒有機會看見同樣的美麗的鈔幣了。……”

伯爵沉默了半晌，我想用話去安慰他，可是想不出話來。

“我是一個貴爵，”他說，“可是我倒也很願意和下賤的金錢握手。真是說也說不盡，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錢幣揣在懷中，我將怎樣地寶愛啊！我一定緊緊地藏着，連風兒也不許吹摸他，而且……”

忽然聽到了一種碎裂的聲音，伯爵的臉色變為灰白，他就不說了，才後他向身上摸索了一回，很傷心地說：

“釘子把我的褲子撕破了，現在我的褲子已吊

在釘上，我也只好吊死在旁邊了。我只有這一條褲子，才算是從榮華的日子留下的唯一紀念品，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

我正打算送一條褲子給他，却已捺着鈴叫堂信過來，堂信，便立製必恭必敬的站在這位伯爵老爺跟前。

“掌櫃呢！掌櫃在那裏！快去叫他來！”

那堂信立刻出去，掌櫃果然來了，伯爵擺起一副大架子，向着他說：

“當我踏進你們的不大體面的舖子的時候，這條褲子，你瞧，還是很新沒有破的。我就好好地坐在這把椅子上，和我向來坐在那家著名的大咖啡館時一樣的坐法。後來怎樣呢？釘子竟會把我的褲子撕破了；你明白沒有？是那脫出了的釘子！”

“真是糟糕！”那掌櫃說。

“是啊，真是糟糕！還虧你說的出！”

“你老別生氣！小的一切都知道。這褲子值多少？”

“三十法郎。”

“你老請收了罷!”

掌櫃拿出三十法郎賠還了伯爵，就出去了。

頗勃羅虛瞧着我，頗有得意的神色。

“這是非罰他一下不可。可是還坐在這裏做什麼。我們還是上別家咖啡館去罷!”

他吹着唇立起身子，從新向那椅子瞧了一瞧，這椅子使他交了三十個法郎的鴻運。

“害人的釘子!”他說時便把那釘子拔去。“不然，還會撕破了別人的褲子呢。”

這時伯爵的興頭已和剛纔大不相同了，他差不多是跳着舞着，踏進了最隣近的一家咖啡店。在那裏他命拿了許多東西，大喝特喝，有了三十法郎，他像是永遠用不了似的……他扯東扯西地講了許多不斷頭的話，忽然又停住不說。

“真是怪事。”他很激動地說。“我難道竟是着了鬼迷了。”

“是什麼事?”我驚異地問。

“我又坐在一枚釘子上了。”

於是他又喊了堂倌，吩咐他去叫了掌櫃來。



“當我踏進你們的不大體面的舖子的時候，這條褲子還是很新沒有破的。後來怎樣呢？釘子竟會把我的褲子撕破了。”

那掌櫃立即賠還了三十法郎給伯爵，伯爵拿了錢好像還不大高興的樣子。

我現在無須再說，走進了第三家咖啡館裏從新又撕破了褲子，而且在第四家第五家裏也都是一樣。我到那時才起了疑心，便離開了他。

“你大概想着我是行騙，不是嗎？”伯爵問道。“但是我實在並不有意行騙……我坐下去的時候，總是恰巧在釘子上頭，不過釘子，是我自己帶着的……無論到那裏，都帶在身邊。”

直到夜裏，他用了他的褲子，總共弄到了六百法郎。



# 謎 的 書

——保加利亞賴諾甫

東方的謎：

蛇有七個女兒。

大女兒僵睡着，什麼東西都不曾看見，

第二個女兒酣睡着，看見了五色的雲橫在她前面，

第三個女兒看見了夢和遠方的風景。

第四個女兒沒有睡着，看見了眼前的一切被創造的東西。

第五個女兒看見靈魂。  
第六個女兒看見神。  
第七個女兒看見——太陽。  
蛇有七個女兒。

● ● ● ● ● ● ● ●

我認識過一個國王。

國王有一個妻子。

他的妻子每晚瞞住了國王，私下和情人相會。  
在整個晚上，她就屬於她的情人了。

國王知道了這事，他向她一句話都不說。只在一天晚上，他把虎膽，蜜糖，‘火樹，’蔓陀羅華調成的酒賜給她。

那女人喝了，經過一番淫浪的顫動，登時便死了。

隨後國王就在那女人的嘴唇裏塗了些波斯的毒藥，等她的情人來和她接臨終的吻時，這藥就好把情人毒死了。

那情人還不曾來呢。

可是當他來的時候，那吻就會把他殺死了。

——那已死的女子的吻。

\* \* \* \* \*

我說給你一個喻言；

父親和兒子玩着骨牌戲。

父親拿他自己的婢女，他兒子最戀愛的婢女，  
來下注。

兒子呢——是拿了他的靈魂來下注。

終於是那父親贏了。

\* \* \* \* \*

電光，劍光，和女人的眼的光——這是三個虛  
架子。

因為電火在天空中，刀劍可以設法抵擋，女人  
呢，都不願行兇殺人。

可是大家都害怕着……

尤其——尤其是那第三者最可怕。

……電光，劍光，女人的眼的光，——是到死  
亡的三條路。

尤其——尤其是那第三條路是最幽靜的。

\* \* \* \* \*

沒有星兒的夜是非常陰黯的，可是沒有女性照耀着的靈魂，是比那個更陰黯。

沒有陽光的沙漠是非常寒冷的，可是沒有女性照耀着的靈魂，是比那個更寒冷。

沒有鳥的樹林是不歡的，可是沒有女性調晰着的靈魂，是比那個更不歡。

……但是那些星兒的運數究竟是兇殘的，因為他們侵入靈魂裏面，正如創傷一般。

那太陽的運命究竟是不吉的，因為牠在靈魂裏，挖成一個黑暗的墳穴。

那些鳥兒的預言，究竟是不祥的，因為他們在死人頭上歌唱着，在腐屍上面飛翔着。

……可是人却在那裏哭着嚷着：

“給我那些星兒罷！給我那太陽罷！給我那鳥兒的不祥的歌罷！”

額諾甫(Nikolaj Rajnov)真名叫Tirnovsko Kesarevo，一八八八年，是現代保加利亞青年名作家。幼年在京城蘇非亞的僧侶學校及繪畫學校受過教育後，便旅行異國，到過東方許多國土。他的作品是被稱爲屬於‘神

秘主義'這一派的。和惡魔派詩人巴特萊亞 (Baudelaire) 頗類似。讀現在譯出的幾篇，就使人聯想到'惡之華'的作風。他認定愛和死是兩件不可分離的東西。比較的知名的是巴谷爾的民間故事，古代保加利亞的風景，城市，論國王的書，太陽的寓言，阿拉伯的曠，沙漠生活，永久的詩，謎的書，世界語保加利亞文選，中曾經選譯他的謎的書。(Libro de Enigmoj。)現特由世界語重譯。





# 人類的運命書

——德國Paul Mühsam

## 一 村婦和她的兒子

村婦 把這麼多的青年的血全流在戰場上，怕不是瘋癲了嗎？究竟爲的是什麼？我不懂，我真是不懂。

她的兒子 母親啊，我去打仗，是爲了正義和真理而戰的。

母 爲了正義和真理，我也聽得多了，他們都是這

麼說。但是在敵人那面，可不是一樣嗎？在那面不是也有着整千萬的男子們站在他們的母親前面，說：“母親，我去了，爲了正義和真理，我去打仗了？”我真是不大懂得，也許我是老昏了，我的孩子啊。究竟正義與真理是在那里？

子 是在我們這邊，母親，當然不會在別一邊，一切印着和寫着的都是這麼說。

母 在敵人那面可不是一樣的情形嗎？他們一定印着和寫着，說正義和真理是在他們那一邊。在這里大家賭咒着說這個，在那里大家却賭咒着說着和這個相反的那個，這才弄昏了我的憐懂的頭腦呢。我委實不能懂得。依我的意思，正義和真理或者，——上帝恕我罷，假使我說出了些得罪的話——或者不在我們這里，却在他們那邊，或者真理在兩方的中間，或者究竟沒有正義和真理，那也未可知罷。

子 這個可以用武器來判定。

母 這樣的話也是時常聽到的。但是憑了我的愚笨的見解，我依舊不能懂得。武器如何能夠知道

正義真理是在那里呢？武器至多不過能夠證明誰更強，誰更狡猾罷了，至於誰曲誰直，誰是誰非，却決不是武器所能證明。

子 在我看來呢，強者便是正直的，強者即不正直，也是正直的。

母 真是曲解，可是至今我還深信着正義是屬於上帝的，不是屬於人的。

子 便算你是正直的，這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就算一個人殘殺別的人是一種瘋癲行爲，那麼瘋癲也不是不能饒恕的。瘋癲是會把最聰明的人的理智撕去，和撕破一座紙屋一般容易。

對呀，母親，個人好比是一條軟弱無能的蘆葦。在戰爭中，許多人們結合起來，好比把田野裏的蘆桿捆成一束，那就變成了堅強了。而且在這些蘆桿裏邊，即使有被上帝選定了當作笛子，在這笛子上吹出上帝的愛和正義和真理的歌的，人們也只好把這些蘆桿捆起來，和別的千百支的蘆桿一般。

母 這倒是真的。一個單獨的人是無能的，一個單

獨的人的聲音，不免消失在全體羣衆的喧呼的中間。我的意思，最好是要有幾束蘆桿，永久地挺立着，便是遇到了戰爭的暴風，也不能吹倒他。我自然不很明白這個，但是依我的見解，人與人中間總該有一種祕密的協調；凡是人做的事都應該對得起上帝，對得起良心，不怕死，也不怕魔鬼，此外的事便不該做。假如到了那時候，自然遍野都豎立着挺直的蘆束了；假如這些蘆束密密的排列着，便是最兇猛的暴風，也休想吹倒他們。在必要的時期能夠流血的人現在確實還多着；被虛榮，野心，浮躁，謬誤的信仰，貧窮的壓迫驅使着的人，現在確實也還多着呢。

在目前應該替國家保存着珍貴的人們，那些人們在家裏耕種自己的田地，在能力充足時，却也能拯救旁的野蠻人，使免於死滅。你笑了。這不過是我的內心的思想；因為我實在也不會完全懂得呢。

子 母親，原來你是用了‘內心’思想着，因此你便以為一切的人們都是和你一樣高貴的了。

母 他們都不是下賤的。我只能說，在他們當中，缺乏思慮的人委實太多了。而你所說的，關於‘內心’的事，倒實在是眞的。單憑了外表的思考，決不能完成一切；而且，有誰知道，到了某一時期，到了一個杳遠的時期，那奄奄一息的瀕死的世界，不會因了‘內心’而回復健康啊！

## 二 甲和乙

甲 快去做末次的禱告罷！（譯者按意即咒其速死）

乙 還是和你一塊兒做罷。

甲 我有着氣力能夠把你打倒在地上。

乙 我有着虔誠，能夠把你撿扶了起來。

甲 你是我的仇敵，

乙 我是一個‘人’。

甲 我也並不是魔鬼。但你却依然是我的仇敵。

乙 我是母親的兒子。

甲 我也並不是雌狗生的。但你却依然是我的仇敵。

乙 我是受過父親的撫養的。

甲 我也同樣的受過父親的寶愛 但是這都不相干，過去的回憶，不能解鬆胸前的甲冑，你還是我的仇敵。殺死你是我應有的責任。

乙 責任嗎？

甲 保衛國家是應用的天職。

乙 誰來攻打你們的國家？

甲 你們的人民。

乙 我們的人民去打仗不是也爲了保衛國家？

甲 不會遇到危險的國家，去保衛牠，難道是必要嗎？至於我們，却已受了侵略的威脅了。

乙 這是誰向你說的？

甲 全國都是這樣的嚷着，山岳也都是這樣響應着。

乙 我們的國家也正因了被人家侮辱而懷仇恨哩，

甲 你們說的全是謊話。

乙 也許你們國裏的山岳是在說謊罷。

甲 那是不會的。

乙 在右邊整千百萬的人們賭咒着說：你們比黑

夜裏的密雲都還黑，在左邊整千百萬的人們也賭咒着說：我們比新降下的白雪都還白。究竟真理是在那一邊？誰願意斷定啊？

甲 找尋真理却不關我的事，我的事務是在盡我的責任。

乙 從你的良心上回答罷！你的責任是什麼？

甲 是殺掉你！

乙 誰命令你幹這個？

甲 祖國。

乙 那麼難道你不知道上帝說的“勿得殺人！”嗎？

甲 危險的時候，更管不了摩西的十誡。

乙 蔑棄神的教訓，這便是犯罪。再仔細想一想罷！你們的祖國命你殺掉我究竟爲的是什麼？

甲 爲的是教祖國戰勝！

乙 再仔細想想！祖國爲什麼要戰勝呢？

甲 我們的國家要使你們淪爲奴隸，以擔保未來的安全！

乙 天意是反對奴隸制的。我們的後代不久就要起來，打破鎖鏈和鐐銬；解放自己，到了那時我

的兒子便將殺掉你的女兒的丈夫。

甲 我的孫子是要報仇的。

乙 這樣的循環報復，不是要延長到幾世紀之後嗎？真是可怕的思想哩！

甲 但這是沒法改變的。

乙 那麼人生不是全然無益嗎！

甲 我簡直沒有辦法。

乙 請伸過手來，我們便是兄弟了。

甲 和仇敵握手嗎？

乙 和朋友握手。

甲 要到得締結和約後，才能算是朋友。

乙 伸出你的手來給我，我們中間的和約就算是訂成了。

甲 魔鬼在你的中間說話罷。

乙 或者是上帝罷。

甲 就算大家都這樣幹了，勝利屬於那一邊呢？

乙 要是大家都這樣幹，那時人類便被支配於愛的精神之下，大家都是一樣。誰也不是誰的戰勝者，誰也不是誰的被征服的奴隸。因此便拔除了



仇恨的刺，開放了祝福的諧和的花了。

剝下無情的誹謗的衣服罷。——開始走向誠信的道路罷！

埋葬‘仇敵’這一個腐朽的字罷——放開民族間的友誼的空隙罷！

把積漸而成的怨怒仇恨都丟到雲裏去罷。  
在國與國的中間建築通達的橋樑罷！

把殘害人類的戰爭的刑具永遠沉到‘忘却的湖’中罷。——把一切的門戶，一切的心都張開着，聽受平和之琴的和諧的樂聲罷。

甲 真的，現在我差不多已相信上帝在你的中間說話了。

乙 但是在這邊和那邊，心靈被束縛着的許多人們還正在嚷着：危險來了呢！只要大家都嚷着‘丟掉武器，’那就好了。毫無目的地戰鬪着，以人命為兒戲，這是何等的悲劇！在全世界上到底有人打算攻打你沒有？

甲 一個都沒有。

乙 有人打算攻打你的兄弟沒有？

甲 一個都沒有。

乙 有人打算攻打你的父母，同伴或你的同鄉沒有？你到底有沒有聽覺你的朋友的朋友曾經受過敵人的威脅？

乙 沒有，全沒有！

甲 無論那一國都是一樣的。誰也不曾受了攻打！這裏固然沒有，在那里也沒有。誤會和愚昧，在這里和那里，却都是一樣的！可悲的生物啊。追尋幸福的上帝的造物啊。和纖弱抖顫的草兒一般，和雄牛被黑夜的鬼魅覘住一般。

感覺是給魔鬼的欺騙迷失了。腦筋是給虛偽所造的地獄的鴆酒昏醉了。靈魂是給哄騙的利刃刺穿了。神的法則是給譏刺和嘲笑掩蓋了。

一切的瓷瓶都給漫不經心地搗毀了。一切的高尚的思想是給火焰和刀劍燬滅了。一切華貴的情感都被踐踏在泥中，而且用了穢物沾污了。一切優美的興感都給嘲笑的喧擾窒息了。一切的美給血污的手指沾染了。

死人們啊，快從墳墓裏起來，宣說着真理

罷。星兒啊，快用了天國的音樂向人們的耳邊，歌頌着真理罷。光明的太陽啊，用了你的黃金的筆尖，在每片春天的葉瓣上書寫着真理罷。地上的各個泉源啊，潑出真理來罷。江啊，把真理捐在你的背脊上，經過了陸地，流向大海去，使兩岸的土地永遠受真理的激蕩罷。你們從各個聖壇上面走下來罷，民族的先導喇，你們的職務是給受苦受難的人類製作高尙的作品；比過去時代一切著作更偉大的作品。說罷，離散我們的是什麼？是只有那傷害人們的界牌罷了。再想想，使我們結合的是什麼？就是上帝的愛，上帝是我們共同的父。大家有幸福，便大家都歡樂；大家有苦難，便大家都悲傷，你的希望便是我的希望，你的煩惱便是我的煩惱，這不是很對嗎？

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都一樣地充滿着高尙的目的的追求與遠大的謀猷的懷想。我們都是不免於死的，我們的生命又太短了，一念之錯，便會喪失人生的全部價值。真的，我們生下便被命運壓迫，滿載了苦痛和磨難。大家，大家都該

儘量地採摘五月的綠葉，安排編製一頂花冠，以造福黎民；——讓恩愛戰勝仇恨罷，讓矜憐緩和痛苦罷！

祖國，是富於情感的人們所深愛的，但我們要是把人類共同的那種情感，放在偏狹的愛國的情感之上，那就更好了；各民族便能聯成一大同盟了。只有在這種人類大同盟的蔭庇之下，祖國才獲得安寧。不然，單憑了大砲守衛國家，國家便永遠地戰慄着，怕不會有一天的安寧罷！

甲 現在最好是請你不要拒絕和我握手。這手是沾污了罪惡的，但願和你一握。

乙 做朋友，還不算十分遲哩。

甲 在幾秒鐘以前，還是仇敵對仇敵。

乙 現在是變成兩個‘人’了！

甲 變成兩弟兄了！

距今十年以前，德意志的人民上了貴族，軍閥，軍械製造家的大圈套，首先激發世界大戰。結果戰爭失敗，貴族軍閥自身也因此滅亡。德國人民永久成了資本主義國的經濟的奴隸。所以戰後受禍以德人爲最慘，非

離戰爭的呼聲也以在德國為最高。Paul Muhsam的人類運命書便是戰後德國非戰的呼聲的代表。據著者自說這書是爲了「紀念死者，提醒生者，警告來者」而作的。原書於一九一九年出版。上圖是原書中的最扼要的兩段對話，是從世界日報本報譯出來的。

譯者，世界大戰十週年紀念日於上海。



# 星 火

——俄國V. Korolenko

這是好多年前的事，有一次，在秋天的晚上，我在西伯利亞的一條冷落的河上行船。又是黑，又是冷，我們正愁着沒有下宿的地方，却不料在河流彎曲處，有星星的火光，從那暗黑的山腳下射出來。

這火光照耀的很亮，很得勁，而且離我們十分地相近……

“好了！謝上帝！”我頓歡天喜地地嚷着，“我們

快到了下宿的地方了。”

其餘的人瞭望了一回，便又掉過頭來，儘自搖着橈，一邊懶洋洋地說：

“離的很遠呢！”

那時我還不相信，但他們却說的很對：那火光確實離我們很遠很遠。

用了彷彿是近目前的樣子，來引誘我們，鼓勵我們，使我們鼓着勇氣，戰勝黑暗，走近目的地，這是那天晚上的星星火光所有的特點。

看去彷彿是已很近，很近了，便只消再搖着兩三橈子，彷彿就會到了旅程的盡頭了……而其實却只是一個騙局：星火照耀的地方還很遠很遠呢！

我們還要在墨一般黑的河上，遊行着很久很久呢！

船在兩山和亂石中間駛過，有時撞着了巖石，有時被急流衝下，有時又幾乎沒在河流深處了，而那星火却自始至終在前面照耀着，忽明忽滅地，若遠若近地儘着在勾引我們……

直到現在，我還時常說起那條夾在巖岩中間



**的黯黑的河流，和那岸上星星敏活的火光。**

**那被誘引的也不單是我一個，先先後後不知道有多少火光，用了彷彿近在目前的樣子，有意誘引着人們。但是生命呢，却老是在同樣荒冷的岸邊流着，那星火也還是離的很遠。而且人們也還得奮勇地搖着櫓……**

**但是前面終究——終究是有着星火啊！……**

江

輔 球

購

社 院 民 院 說 小

國 二 十 年 商 書 中 心 出 版

## 後 記

以上雜文二十篇，是我出國以前替各種定期刊物翻譯的文字。其中有一小部分譯自英文本，一大部分却是從世界語譯出的。前半部所包含的，是幾篇短篇小說，但後半部却只是些諷刺文，寓言，雜感，小品而已。本書所選的二十個作家，有一部分是不甚知名的，大多數却全是‘弱小民族’的作品。總之，只是一些確樸而不甚重要的東西罷了。

對於文學我是門外漢。介紹西洋文學的名著傑作，我是既不能，也不想担承。我選譯這一些東西，只是憑了個人的癖性。肥魚大肉，在我遠嫌缺乏消化的能力，所以我只選了些纖巧輕鬆的。我只

覺得這一些雜文，多少都給我一點輕快的刺戟，使我嘗得一些新鮮的口味；這樣的口味却在我們讀中國人的作品時所難以遇到的。這是我個人的感覺，至于讀者是否感到和我同樣的趣味，那自然是第一問題了。

這二十篇東西包含歐洲大陸及近東十二個民族的作品，是用十二種不同的文字寫下的，大半是虧了柴門霍語的介紹，我們纔得有機會領略這一些素不識面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如從本書裏得到一點欣悅，那我們首先應該感謝那位‘媒婆’——Esperanto。

至於本書的題名，也並沒多大的意義。我在上面已說過，本書對於文藝界，不會有毫末的貢獻。所以所謂‘星火’當然不是指‘文藝之火。’只因我個人心頭近來時常感到一種微溫，感到一種“彷彿近在目前’而又永遠不可捉摸的微溫，正像本書前後一篇中所暗示着的。所以我就隨意拿這兩字當作本書的標題了。

愈 之 一九二八，二，二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150

0



Th. 100 a

